



1966年6月7日

Published by **BARISAN SOSIALIS**,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高舉反帝反右傾機會主義旗幟奮勇前進

●駁魏利煌致星大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公開信●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星加坡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就有關解散社陣，向人民進步黨搞「聯合陣綫」和承認星洲的「獨立」問題，致公開信（見陣綫報一六九期）詢問馬來亞勞工黨總秘書魏利煌醫生，魏醫生也於三月廿日公開答覆有關問題（見陣綫報一七二，一七三期）

在此，我們得衷心感謝星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同志的拋磚，我們也得感謝魏醫生的「引玉」。經過這麼一往一來，一問一答，人們總算對勞工黨領導最近以來的錯誤政策，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對勞工黨領導的逐步走向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魏醫生以長篇的答覆，企圖達到以下的結論（譯詞）：（一）在馬來亞（當我們提到馬來亞時，意即聯合邦加上星洲）的特殊情況，搞「聯合陣綫」不必「死板板」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二）搞「聯合陣綫」「是要孤立「團結」」；（三）社陣的解散，不是勞工黨的責任；（四）勞工黨不是一國之政府，所以承認和不承認星洲「獨立」並不是中心主要的問題。為此，他舉出好多張冠李戴牛頭不對馬嘴的例子作辯護。

經過細心地拜讀了魏醫生的答覆和調查研究實際情況之後，我們認為這是篇自我暴露，自相矛盾，歪曲事實的答覆。更客觀和嚴格地說，這是篇形而上學，具體表現右傾機會主義思想觀點的文章。對這篇具有反面教育的文章，每位左派幹部必須研究，並提出客觀和嚴格的批判。現在，讓我們就有關問題，加以客觀的分析。

（一）全世界人民對

統一戰綫的歷史經驗

歷史向來是最有說服力的。全世界人民的鬥爭經驗告訴我們，左翼在兇惡的，外強中乾的帝國主義侵略面前必須高舉民族解放旗幟，以統一戰綫這一武器，團結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眾和一切反帝愛國人士，以便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反帝力量，組成反帝民族統一戰綫，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削弱全民族的主要共同敵人，以便更有利於全面開展民族民主解放鬥爭。

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左翼在統一戰綫中，必須堅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領導權。由於參加統一戰綫的各階級之間存在着階級矛盾，左翼必須採取正確的政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左翼的工作重點，應該放在發展進步勢力，壯大人民反帝力量方面。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和加強統一戰綫。也就是說，在統一戰綫內部，左翼應該堅持原則立場，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原則，否則，任何統戰都是假的，有害無益的。

各國人民的鬥爭歷史經驗也再告訴我們，在民族民主解放鬥爭中，統一戰綫必須包括兩個聯盟。首先是工農聯盟，其次是工農同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非勞動人民的聯盟。在任何情況下，必須堅持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結成第二聯盟，才有可能結成有效的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綫，才有可能勝利地展開民族民主解放鬥爭。一旦背離了這個以工農聯盟為主，其他為輔的基本原則，一切的「統一戰綫」也都是假的，不可靠的。以上所提的，是全世界人民以鮮血換來的寶貴經驗。

（二）這是篇完整的，危害性的

右傾機會主義哲學觀點

對於統一戰綫問題，雖然魏醫生也不得不提到：「各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所走過的道路，所用過組織形式，一般上都是以工農團結為基礎，然後在這一可靠的聯盟的基礎上再進行團結非勞動人民的第二個聯盟」。這話沒錯，本來就是這樣。然而，魏醫生接着說：「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不同的歷史根源和社會背景，因而形成了各別的國家內特殊情況和特殊的社會性質」。這是替他拋棄工農聯盟鋪平道路，打掩護。在馬來亞，「特殊情況」和「特殊的社會性質」是什麼呢？魏醫生舉出了「佔人口48%的巫族分佈在廣大落後的農村里，而非巫族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却分佈在市鎮，新村，膠園和錫礦里，加上風俗習慣、宗教、語言、教育背景的差异和帝國主義的長期分而治之所影響……」因此，魏醫生說，在馬來亞「不一定要死板板地非先建立工農團結的基礎不可」。有關這點，他舉出了社陣成立「八年來實際的實踐經驗證明這條典型道路和先工農後其他的程序在馬來亞特殊的現階段暫時是行不通的」。所以，社陣解散後，「勞工黨是可以而且必須在城市地區進行爭取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工作而努力，嘗試組織鬆懈的，半穩固的聯合陣綫」。搞「聯合陣綫」來幹什麼呢？他指出了是要「反對、孤立「團結」以期逐漸擊破這個英帝的幫兇」。這是魏醫生供出了他那套完整的，危害性的右傾機會主義哲學觀點。

（三）任何拋棄「聯合陣綫」無須以

工農為基礎就是背叛

民族民主解放鬥爭

我們完全不能苟同魏醫生這種自相矛盾和形而上學

（轉入第二版）

的觀點。他以「特殊情況」為借口，否定了任何統一戰線必須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原則，篡改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真理，導致最終放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他的這種右傾機會主義觀點，是同星洲廠商工聯會訊第廿五期「捍衛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的作場，同出於一種右傾思想觀點。

一切統一戰線必須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這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剝削階級先進者所確定，並在各國人民鬥爭實踐中所印證的。依據這個原則，好多國家人民用統一戰線這一武器勝利地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並開始步入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例如中國、朝鮮、越南等。亞非拉人民也依據這個原則，高舉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偉大旗幟，組成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向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並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在這方面，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現在的越南南方。

衆所周知，今天馬來亞人民仍然是處在新殖民主義和半封建的血腥統治下。我國仍然是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廉價原料供應地和高價銷售工業品的市場。不是個工業國家，工人階級還是佔全人口的少數，絕大部份是農民群眾，因而確定了馬來亞人民要獲得真正自由民主，實現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只能先通過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先實現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後社會主義的馬來亞，而工農聯盟就是條紅線貫串着整個歷史階段。也就是說，馬來亞人民要獲得徹底解放，必須在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下，先同農民組成穩固可靠的聯盟，然後再在這基礎上，盡力同其他階級組成反帝民族統一戰線，有效地推展民族民主革命。

現在，魏醫生以「特殊情況」為「由」替他的統一戰線「不必以工農為基礎打掩護」。以「死板板」為「據」，為他違背民族民主革命作辯解。依照他的觀點，那些堅持「先工農後其他」的人，是「死板板」，是「教條主義」，是「關門主義」，是「送武器給敵人」，是「孤家寡人」等等。事實又是什麼呢？事實是那些堅持先工農後其他的人的觀點，已證明是正確，並將繼續證明是正確的。亞非拉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不是有力的証明這一點嗎？到目前為止，魏醫生還不能，也不可能向人們指出世界上有哪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不必「先工農後其他」而贏得勝利的。他所指的中國國共合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為例，簡直是對中國人民和越南人民的侮辱、張冠李戴，牛頭不對馬嘴的謬論，對這一點，下面我們將較詳細的論述。

依照魏醫生的可以「先工農後其他」的思想觀點，只能出現兩種極端的傾向：一是左傾冒險主義，二是右傾機會主義。表現左傾冒險主義方面的，是自以為左派無須依靠廣大的農民群眾，就可以單獨依靠少數的工人階級在城市發動革命武裝鬥爭，取得全民族的解放。今天某些勞工黨領導卻沒有這種傾向，因為他們的拋棄農民群眾，並不是急於發動城市革命武裝鬥爭，而是必須同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人民進步黨搞「統戰」，顯然的，這是十足的右傾機會主義，它的具體表現是犧牲工農的根本利益，拋棄左翼搞統戰的堅持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堅持領導權，堅持又團結，又鬥爭的原則，而變成被領導（進步黨譴責吉隆坡的三八反美示威遊行），為「聯合」不鬥爭。這是滅左派威風，長機會主義志氣的體現。這就是一切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創造性」和「靈活性」。魏醫生認為既然「先

工農後其他」是「死板板」。那麼，非工農，先其他才是「活潑潑」。也就是說，馬來亞人民，不必經過民族民主革命，就可以達到「社會主義」，民族民主革命已經是「過時」了。可以通過選舉，實現「社會主義」。這類的奇跡，在歷史上，我們尚未見過，而魏醫生也拿不出例子來。這或許是他們的所謂「創造歷史」吧。我們要勸告這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你們這樣幹下去，只能碰得頭破血流。如果你們自己堅持要碰下去，我們可沒法子，但要誤導人民去碰，那就不行。事實是再清楚不過的，任何否定「聯合陣線」必須以工農為基礎的觀點和作法，就是要人民放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這是完全背離了馬來亞左翼運動的最低戰略目標，犧牲馬來亞人民的根本利益。

今天，擺在魏醫生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究竟他要不要民族民主解放鬥爭？要不要人民擺脫外來殖民統治？如果是要，那麼，請他別再自作聰明，任意篡改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原則，必須立即糾正錯誤，回到一切統一戰線必須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原則上來，否則，只能暴露他是假左翼分子，有意帶帝國主義和本地的反動派奴役人民群眾，其過錯是無可寬恕的。結果，只能落得像歷史上的一切右傾機會主義者一樣，最終被掃進歷史垃圾堆。

（四）統一戰線必須是最大限度地

孤立和削弱主要的共同敵人

前面說過，任何統一戰線的組成，旨在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削弱主要的共同敵人，替工農群眾服務。不然的話，任何的所謂「統一戰線」將是毫無意義的。打蛇要打蛇頭，搞統戰要打主要敵人。今天，擺在馬來亞人民面前的主要敵人是誰呢？當然的，是英美帝國主義和其本地的代理人阿都拉曼李光耀集團。更具體地說是新殖民主義物「馬來西亞」，也就是說必須反「大馬」。可是，勞工黨和進步黨所搞的「聯合陣線」却不是要反「大馬」，也不是要反英美帝國主義。要它來幹什麼？根據魏醫生自己的話，是要「反對孤立團結」。雖然魏醫生的文章中也談到「分析了和估計了當前的具體的情況，分清主要的敵人和暫時的非主要敵人，利用其中的矛盾，爭取其最弱的一環」。可是他們所搞的「統戰」却不是要對付主要敵人，爭取利用最弱的一環來解決主要的矛盾——主要敵人，而是要利用「團結」的成員來反對「團結」。從各方面看來，「團結」並不是當前馬來亞人民的主要敵人，它只不過是還沒有佔統治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的傀儡。如果魏醫生等所搞的「統戰」是要利用親「大馬」的「團結」成員來反「大馬」，那就正確，可是，實踐却完全不是這樣。

自從組成「聯合陣線」以來，進步黨不但反「大馬」，而且也不反「團結」，相反的，它同「團結」的關係，依然那麼的密切。進步黨的頭子說：「聯合陣線」的「四點綱領」並沒違反「團結」的目標，並要求把其他反對黨也拉進來。林建壽也公開說：「聯合陣線」不反「團結」。那麼，搞「聯合陣線」作什麼呢？最近陳志勳醫生在一個「反對黨在馬來西亞國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座談中，清楚的提示了出來，他說：「勞工黨同進步黨搞「聯合陣線」是要使反對黨在「國會」中能扮演積極的角色」。理論和實踐說明了陳醫生道出了真情。一個反殖的進步政黨，怎麼能夠只為了區區有名無

（轉入第三版）

實的“國會”中扮演積極角色而違反了它的原則立場，降低黨格呢？這豈不是將廣大的群眾奉送給反動派，這究竟是誰【送武器給敵人】？難道他的所謂不要做【孤家寡人】，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嗎？在他的門戶開放和不【死板板】的政策下，被請進來的却是一批牛鬼蛇神，這不是犧牲馬來亞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是什麼？人民要嚴正地對這撮右傾機會主義者說：我們寧可堅持【死板板】的工農聯盟，絕不要這批牛鬼蛇神。

(五) 左派的低級綱領是粉碎

新殖民產物「馬來西亞」

和爭取實現統一的馬來亞

有關所謂四點“低級綱領”，魏醫生得意忘形地說：「現在進步黨已同意在我們提出的“四個低級綱領”範圍內合作，這四條綱領包含着兩條基本任務，那就是（一）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的民族獨立國家，（二）爭取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利。」並宣稱：「只要服從那“四條低級綱領”都可以加入我黨所創的“聯合陣綫”」又假惺惺地說「要同他們又聯合又爭鬥中發揮我們的積極性」等等。事實又是怎樣的呢？

首先，我們必須確認和重申的是，一路來，馬來亞的左翼運動的最低綱領，只有一個，就是爭取實現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數十年來，馬來亞的左翼運動，無數的先烈們，為實現這最低綱領，向英殖民主義者和本地的反動派展開了長期，曲折針鋒相對的鬥爭並犧牲了無數愛國者的性命。這是早在勞工黨成立之前，早在魏醫生出來參與和領導勞工黨之前，這最低綱領，早就已經有了的。今天，我們只不過是承襲數十年前，先烈們尚未完成的歷史任務，把民族民主解放鬥爭，堅決進行到底，把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和其代理人掃出馬來亞的政治舞台。這項最低綱領是任何人也篡改不得的，誰違背了這最低綱領，誰就是客觀實質上出賣人民群眾，背叛了整個左翼運動葬送了民族民主革命，只能是幫帝國主義者企圖阻止歷史的前進。

當前，馬來亞人民的鬥爭目標仍然未變。馬來亞人民若要實現最低綱領——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首先，必須打垮我們的主要敵人和其走狗集團。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打倒英美帝國主義和東姑李光耀及今後可能出現的傀儡集團。我們的具體任務是粉碎“馬來西亞”。因為，“馬來西亞”的徹底粉碎或瓦解，意味着英美帝國主義和其走狗集團的被人民力量掃出政治舞台，實現真正統一民主的馬來亞，接着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馬來亞——高級綱領。因此，粉碎“馬來西亞”也就是形成了當前馬來亞左翼的最低綱領。更恰當和更具體地說，馬來亞左翼運動的最低綱領，應該是，而且必須是粉碎新殖民產物“馬來西亞”和爭取實現統一民主的馬來亞。

今天，勞、進兩黨的“聯合陣綫”的所謂“四點低級綱領”却沒有這些基本的東西。它豈不是建立在左翼最低綱領的基礎之上。而是拋棄了左翼長期以來的最低綱領——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同進步黨大搞沒有基礎的“聯合陣綫”，在它們的“四點低級綱領”里，對爭取統一的馬來亞的原則立場，隻字未提，勞工黨領導已把左翼的最低戰略目標或最低綱領，一古腦兒地拋進汪洋大海，接受“既成事實”帝國主義搞出來的產物“馬來西亞”和假“獨立”的星洲，而指出反“大馬”即違反“憲法”來嚇唬人，甚至說出：「當星洲“退出大

馬”而人民歡欣鼓舞的時刻，你們的聲明却喊着要星馬復歸統一，真使人聽了吐口水」的荒唐謬論。有關北婆問題，“最低綱領”中的“讓北婆人民自決”，這到底是怎樣的自決法呢？是不是在外軍包括馬來亞軍隊仍駐在北婆、北婆的反殖愛國志士仍繼續拘禁、人民沒有一切基本民主權力、在所謂聯合國或其他形式主持的情況下的“自決投票”呢？如果是在這種形勢下，那豈不是幫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要憲制欺騙嗎？軟化和轉移北婆人民的鬥爭視線嗎？很明顯的，在所謂“四點低級綱領”中，並沒有明確的指出它們是反【大馬】的，因而，這種所謂自決，將不是對英帝“馬來西亞”不利的自決，相反的，只能是反動派面臨極端困難的時候，搞出來的詭計，而這沒有明確規定的“自決”只能投英殖民者之所好正如過去有人提星洲【退出大馬】的主張一致。至於反對內部治安法令，這並不能指為“最低綱領”，反對內部治安法令只能是有關政黨和人士，在某個特定事件的共同行動而已。總而言之，“四點綱領”並不能作為左翼同盟會主義的進步黨搞“聯合陣綫”的基礎。以這“四點綱領”組成的“聯合陣綫”是不可靠的。對左派不利，對機會主義者有利罷了。只會起着模糊群眾的作用，幫反動派的忙。進步黨的公然讚賞【三八吉隆坡反美示威遊行】和沒有跟親“大馬”的“團結”完全脫離關係和劃清政治界綫，就是一個明証。事實上，這“四點最低綱領”並不是，也並不是馬來亞左派運動的最低綱領。它只是勞工黨幾個領導和星洲某些工會領導人【創造】出來的。在這點上，魏醫生算是講了句老實話。

由於這“聯合陣綫”不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因而，也就決定了勞工黨領導不可能堅持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自主，不可能堅持領導權，不可能採用又團結，又鬥爭的原則，所以，就失去左派政黨的純潔性和鮮明立場，給左派運動帶來巨大的損害。人們清楚地看到，吉隆坡的反美示威遊行，進步黨反而是採用了【又團結，又鬥爭】的原則，公開發表談話，讚賞正義的示威遊行，並毫不知恥地要勞工黨領導，對其黨員採取紀律行動，到現在為止，我們還看不到勞工黨領導嚴正地駁斥過辛尼華沙甘發表的如聯盟內政部長發表的反動言論。難道這是為了“照顧團結”，為了“聯合”而縮起頭來，默不作聲嗎？豈不是滅左派威風，長機會主義志氣的作法嗎？那麼，他高喊着的【又聯合、又鬥爭的積極性】又跑到那里去了呢？人民和廣大左派幹部對這種【為聯合而聯合】的作法，實在不敢領教。

客觀事物的发展規律並不隨錯誤理論的實踐而轉移。今天，勞工黨領導所創的“聯合陣綫”，說是要使【具有反動性，機會性的政黨和團體仍暫時掌握住相當數目的人民群眾包括各階級和各階層看清真象，最後爭取人民走過反帝統一陣綫里來】。要是勞工黨領導正確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把工作重點放在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為指導方面，那麼，這種聯合陣綫是可能達到我們的主觀願望的。然而，今天的勞工黨領導所創的“聯合陣綫”却不是基於這些基本原則辦事，在這種情況下，也就不可能達到【爭取受反動機會性政黨團體掌握的人民群眾走過反帝統一陣綫里來】，魏醫生的【聯合陣綫】只不過想爭取為數不到十巴仙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而放棄四十八巴仙的農民群眾，這不是因小失大，得不償失嗎？

衆所周知，去年十一月間，反動的聯盟內政部長伊士邁醫生，曾在國會中警告勞工黨領導有關霹靂州分部

(轉入第四版)

的活動，恐言要是勞工黨採取行動對付霹靂州分部，他將採取行動，以“保護”勞工黨不受“共產黨滲透”等等。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給敵人反對原是件好事不是壞事。內政部長這種無理指責，原是不足為奇的。這是進步力量和反動勢力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是我們所指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是為反動派所痛恨，但為人民所歡迎的好事。照理魏醫生本應痛斥聯盟反動政權的陰謀。對霹靂州的同志作得好，幹得妙感到自豪才對。可是，他却片面地錯誤地採取紀律行動解散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霹靂州工作委員會和婦女組。其次，霹靂州分部決定今年二月十五日舉行一個全屬性的抗議唐保光在軍警鎮壓雙溪古月支部的室內遊藝會時被犧牲的和平示威遊行，事前魏醫生本人也認為是合情合理的，“奇怪”的是，魏醫生却在示威遊行的前幾天，訓令各支部不得參與這項正義行動，否則，將用紀律行動對付之，等等。再者，當社陣不幸被解散時，勞工黨的某些領導不僅沒有設法同人民黨搞好關係，密切合作，反而指示各支部今後不得跟人民黨有任何組織上的關係，使得人勞兩黨一向充分合作的支部，陷於混亂的局面。魏醫生的所作所為，在在說明了其目的是在於壓制進步勢力，不是發展進步勢力。他的這種“大無謂”精神，實在使人震驚，耐人尋味的。可以設想，聯盟法西斯政權對有人代其執行其不願執行的法西斯行動，必定高興的三天三夜不睡覺呢！

人人都知道，進步黨的“勢力範圍”只是在霹靂州，而僅僅局限於近打區和怡保市而已，並且其影響力也隨着其反動機會主義本質的暴露而日愈削弱，在這種情況下，採取紀律行動對付向機會主義的進步黨鬥爭的霹靂州分部，無疑是打擊進步勢力，扶助頑固勢力。降低自己，抬高敵人。這完全是滅真理，長歪風的可恥作法。

勞工黨領導的所作所為，不僅不能隨着主觀願望而[爭取受反動機會性政黨團體掌握的人民群眾走過反帝統一陣綫里來]（“聯合陣綫”本身根本不是反帝統一陣綫），相反的，是鼓勵機會主義的滋長，是促長受反動機會性政黨團體掌握的人民群眾繼續被誤導。分不清誰好誰壞，看不出誰左誰右。一系列的事實証明了勞工黨領導不但被機會主義的進步黨拉着鼻子走，更嚴重的是打擊了原本支持勞工黨的下層群眾，使勞工黨失去穩固可靠的支持者，降低了勞工黨的威信，削弱進步勢力。魏醫生的不“孤家寡人”結果是落成這個樣子。

從任何角度來看，勞工黨領導所創的“四點低級綱領”是完全違反了馬來亞左派運動的原則立場，篡改了馬來亞人民的最低戰略目標。一切要解放，要民主，要自由，要統一的馬來亞人民必須緊密地團結起來，為捍衛我們的最低綱領不被篡改，為維護馬來亞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不被出賣，我們必須把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堅決地進行到底。

（六）張冠李戴只能更暴露

其理論的徹底破產

為着要使其“聯合陣綫”可以[不必死板板地先工農後其他]的認論令人[置信]的，魏醫生舉出了兩個被他認為是[難於置信但必竟是事實]的例子。他舉出了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以及越南天主教和佛教都可以合作，以作為勞工黨和進步黨搞“聯合陣綫”作借口。

。老實說，魏醫生摸出來的東西，舉出來的例子，只能是欺騙三歲小孩和那些犯神經衰弱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他那張冠李戴的說法，只能更暴露其理論的徹底破產，見不得人。

衆所周知，有關中國的國共合作問題，正如魏醫生自己所說的，是[在共同面對日本帝國要滅亡中國的威脅，而進行了國共合作的反日統一戰綫]。至於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天主教和佛教的合作，也正如魏醫生所說的，也是在[面對美帝和共同敵人面前也在統一戰綫中共同反美]。人們清楚地看到，不論是國共合作或天主教和佛教徒的合作，他們的共通點是以反對全民族的主要共同敵人為基礎，一致反對外來侵略者——日本法西斯和美帝國主義。可是，魏醫生所創導的“聯合陣綫”卻沒有，也不是反對馬來亞人民的主要共同敵人——英美帝國主義。不是要反[大馬]，而是要反[團結]而已。很顯然的，這不是反[大馬]統一戰綫或反帝統一戰綫。身為左派政黨領導的魏利煌，難道也忘記了英美帝國主義仍舊是當代馬來亞人民的主要共同敵人嗎？否則，就是魏醫生有意替英美帝國主義打掩護？不然又是什麼？

對於國共合作問題，根據我們調查研究，當時進步勢力是正確地掌握了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然後才同國民黨搞抗日統一戰綫，其共同基礎不是別的，是反對日本法西斯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並要國民黨履行釋放政治犯，給予人民一切基本自由民主權力，土地改革等。與此同時，進步勢力還堅持了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獨立自主，堅持領導權。把工作重點放在發展進步勢力，爭取受國民黨影響的中間勢力，反對和孤立國民黨頑固勢力。進步勢力並沒有把解放區和工農紅軍交給蔣介石。軍隊自己管。為了掩騙，魏醫生竟然在雪州的幹部會上瞎吹，說什麼有關中國抗日統一戰綫問題，當時為了遵循領導上的統一戰綫決定，士兵們流着眼淚撤下帽上的紅星，編入官兵部隊，等等。他企圖借此說服勞工黨幹部接受“聯合陣綫”的決定。我們姑且把[士兵們流着眼淚撤下帽上的紅星]是真的（這是無關重要的），也不能被解釋抗日統一戰綫是無原則的。重要的是槍桿子是在誰的手里。至於越南的天主教和佛教徒，他們的共同最低綱領不是別的，正是打倒美帝國主義和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如果勞工黨領導和進步黨所搞的“聯合陣綫”是要反帝、反[大馬]和爭取祖國復歸統一與真正獨立。我們不僅要舉手叫好，並且必將盡一切所能促成反[大馬]統一戰綫全面推展各種形式的鬥爭。然而，今天的事實却完全不是這樣。

（七）社陣沒有取得更好的成績

並非是工農聯盟行不通，

而是主觀努力不夠

魏醫生企圖以[沒有調查，便沒有發言權]來壓服人，以為這樣，別人就不能批評他的過錯。不過，我們要告訴魏醫生，我們的言論和批評，不但有調查，而且還深入的全面研究，而才提出我們的客觀評論的。

有關社陣被解散的問題，在魏醫生的答覆里，似乎要給人有種錯誤的印象，以為勞工黨領導是如何的關心社陣的前途，並作出種種的努力後而無能為力的。他說：[國民議會黨的中央領導被捕後，已處於名存實亡的

（轉入第十四版）



也談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

黎明

關於鬥爭路線的論爭，經過了實踐的反覆証明，尤其是高蔣叛黨以後，廣泛幹部的思想和理論水平普遍地提高起來了，他們都充分地認識到今天左翼路線的分歧，不是如某些人所說的【正確路線】和【左傾冒險主義】的分歧，而是堅持鬥爭的正確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分歧。

在這種處境下，某些右傾路線者也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今天仍然在實踐上堅持他們錯誤的主張，或甚至公然地讚揚高蔣叛黨的話，那就會搬石頭打自己的腳，就會更加暴露自己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真面目。因此，爲了在目前條件下繼續推行他們的錯誤路線，他們迴避實際問題，提出似是而非的【理論】，企圖引導人們從他們的【理論】出發，在實際問題上接受他們錯誤的主張。

另一方面，高蔣叛黨以後，他們過去只反對【冒險主義】的那一套，如果不補充上「假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很快的也就不靈了。因此，他們把別地方出現的右傾思想，排在他們反對之列，其目的無非是要用來點綴他們的錯誤路線，以瞞騙廣泛的幹部，方便他們的錯誤路線的繼續生存。

我們參與鬥爭就是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要推動社會發展就要反對阻碍鬥爭發展的實際錯誤。我們都知道，理論是要用來最後地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要用理論來解決理論。所以，要在我們的鬥爭條件下，堅持正確的鬥爭路線，以引導鬥爭走向勝利，就必須對具體的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反對在我們的具體情況下出現的【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我們不能把別地區在不同條件下犯上的錯誤，原封不動地搬到我們這里來，擺在那裏叫大家丟石頭，一起反對，因為這樣只不過是教條主義的做法，根本談不上解決什麼實際問題。絲毫也談不上【把世界各國左派鬥爭的普遍真理和本國左派鬥爭的具體實際，做最準確地結合】。

當然，在這同時，更不能惡意地歪曲別人的主張，把正確的路線和別地的錯誤路線相比擬，把別地錯誤路線強加在別人的頭上。

因此，爲了避免某些人這種做法，我們關於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論述將分爲兩方面進行。一方面，我們將在理論上指出某些右傾路線者的妥協性和片面性，暴露其潛在危險性；另一方面，我們將在實踐上提出右傾路線者的錯誤主張，互相對照他們在理論上的謬誤，指出他們的理論運用在實踐上的危害性。我們這樣做，是希望廣泛幹部能夠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比較兩種看法、兩條路線，並提出正確的結論。

● 在戰略上的兩條路線 ●

所謂戰略，就是決定我們某一歷史時期的基本鬥爭目標，以及爲達到這個目標對於各種鬥爭力量的配備計劃。因此，所謂同盟軍問題，只是戰略中的一個問題，而不是所有的問題。

所以，對於正確戰略的擬定就必須：

(一) 對所屬的社會的性質進行具體的分析，找出阻碍生產力發展的主要生產關係，提出反對建立在這個生產關係上的統治政權的中心任務，這就是我們的戰略目

標。

(二) 進而分析當前社會各階級對我們主要鬥爭對象的關係和態度，得出那些是領導鬥爭的階級；那些是最可靠的同盟的階級；那些是可能與之組成統一戰線的階級；那些是敵人陣營的一部分但可以和我們結成暫時聯盟的力量；那些是必須中立的力量；那些是我們要打擊的力量等等。

我們今天所處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就規定了我們當前的戰略目標是反帝反封建，把民族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建立一個統一、自由、民主、獨立的馬來亞。

如果我們不進行社會調查，離開社會現狀提出超越目前階段所能實現的口號，例如提出現在就要實現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並根據這個口號的規定，把民族資本階級，甚至把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劃分爲打擊的敵人，當然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再者，如果因爲某些政黨和力量過去反對我們，在別的情況下，在某些戰線或問題上，可以迫使其採取中立政策，或甚至採取聯合政策時，也主張全力打擊的話，也自然是幼稚病的表現。

目前，社陣不但沒有犯上這些幼稚病，反而反對這種不良傾向，怎會是某些人所說的【左】傾冒險主義呢？

可是，對社陣這樣一條正確的路線，某些右傾機會主義者却因爲自己不鬥爭，也反對別人鬥爭，他們把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錯誤看法強加給社陣。

例如他們說，【……有的認爲只有工人階級才是左派，左派事業只要依靠工人階級打天下就可以了，因此把其他階級和階層看成是左派的敵人，給予無情的鬥爭】及【硬把社會上各階級和階層，都劃分到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圈子里去，而閉眼不看暫時必然有大量中間派存在的事實】，就是強給社陣扣上的帽子。

假如他們說這些話不是指社陣，也不是指其他堅持正確路線的團體和個人，而是誇誇其談那些不在我們鬥爭條件下存在的東西，我們就不禁要懷疑，說這些話究竟有什麼用處呢？大家都知道，空洞的【理論】從古到今，不知何其多，如果大家也來學這一套做法，再寫一萬篇也無困難，這不是他們自己所說的【硬套理論】嗎？

如果他們真的是如我們所說的在指責社陣的路線，我們也要問，究竟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說過這些話呢？或者社陣那些政治主張是包含這種思想呢？

其次，他們說：【有的只同意工農同盟，而不承認需要城市半穩固同盟，更加痛恨暫時同盟】以及【有的死刻板地認爲一定要先建立工農穩固同盟，然後才可以建立城市半穩固同盟】。

如果說上面我們摸不着那些右傾路線者指得是什麼問題，現在這些言論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的知道，他們是在指責星洲社陣和廣泛幹部反對勞工黨和人民進步黨的背叛立場原則的所謂【聯合陣綫】。因爲這些言論和

(轉入第六版)

勞工黨的領導人在面臨廣泛黨員群眾反對和人民進步黨搞「聯合陣綫」所解釋的理由是完全一樣的。

可是，他們所謂的勞工黨與人民進步黨所搞的「不能跟農村中的農民階級結成穩固同盟時，而工人階級却已經有了成熟的條件在城市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等結成半穩固同盟」，正如許多人所評述過的，只不過是一個脫離原則立場的聯盟。

實際上，聯合邦工人階級現在還不能與農民結成最可靠的聯盟，很大的成分是過去勞工黨和人民黨沒有在鄉村區工作好農民工作。作為左翼群眾工作者，怎能不總結這些經驗教訓，不努力做好農民工作，就草率地下結論說「馬來亞的情況」是必須先與其他階級「結成半穩固同盟」，並一味脫離原則追求與其他階級搞「聯合陣綫」呢！

所以，離開原則不談，指責別人不要「半穩固同盟」，實際上就是要我們同意那種背叛原則的「聯合陣綫」。如果把那些堅持原則而不作妥協性聯盟的人稱為「左傾冒險主義」，那是不是要隨便找一個政黨來聯合才是「正確路線」嗎？

還有，他們說有人「一概否認敵人內部一切矛盾的真實性，敵人的一切矛盾都看成是早已結好的大陰謀。……」。

這些話，非常明顯地是在攻擊社陣對星洲脫離「大馬」的正確分析。

我們一向來都不否認反動派內部有矛盾，而且也不否認必須重視和利用反動派的矛盾。在星洲脫離「大馬」的事件上，我們認為是交織着人民對反動派的矛盾以及反動派之間的矛盾，由於反動派之間的矛盾，而使這個分治的計謀提前實施。

但是，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安排星洲退出「大馬」，明顯的是要避免「大馬」更早崩潰，同時，利用新加坡的假獨立，來欺騙國內外的人民，並且誘導印尼緩和對「大馬」的對抗行動。

右傾機會主義者却對反動派的目的和陰謀隻字不提，却要我們根據他們所說的「反動派矛盾造成星洲脫離「大馬」，而去「歡迎星洲脫離「大馬」」，我們怎能苟同這種不揭穿帝國主義陰謀的勾當呢？

最後，他們還說，「有的雖然在口頭上承認正確的戰略主張，但却在實踐上用過高的口號和形式，把其他階級和階層都嚇跑了。」

這實際上也在攻擊社陣關於鬥爭口號的正確主張。這種言論的提出是在他們提出的「解散大馬、退出大馬」以及「爭取星洲獨立」的口號遭到各方面反對之下，用隱蔽的方式來攻擊社陣關於「粉碎大馬」、「暴露假獨立」的正確主張，以替自己的錯誤主張進行辯護。

關於鬥爭口號問題，許多人反覆說過了幾次，就是我們不反對在盡可能的情况照顧群眾的覺悟，但是不能脫離我們的戰略目標的實現。所以，我們不能幻想我們符合戰略目標的口號一提出馬上就被「絕大多數人」所接受，而拋棄那些能促進鬥爭的進展（雖然可能大部分群眾還看不到它的迫切和正確性，但是最終群眾必能接受）的口號，却用那些脫離鬥爭目標而馬上被落後群眾接受的口號來代替。

關於那些右傾路線提出的「解散大馬、退出大馬」及「爭取星洲獨立」口號的錯誤，許多人已經提出是脫離左翼的立場，而且實踐也已經證明是有利於反動派的。

如果我們也像他們那樣離開原則來談適應群眾的口

號，那麼，不是什麼投機的口號、種族性的口號也可以統統提出來嗎？可是，這種做法，事實告訴我們很清楚，王永元不是很會適應群眾的情緒嗎？他提出了「退出大馬」、「爭取新加坡獨立自主」以及其他群眾暫時利益的口號，除了誤導群眾之外，是否有使他組成廣泛的群眾基礎呢？

關於鬥爭形式，那些右傾路線者大概指的是社陣抵制「國會」和補選吧。今天，「國會」已經成為法西斯行動黨各種法令的製造所，它已經不是人民表達意見的場所，這時參加「國會」，就只會誤使群眾對「國會」抱有幻想，就會使群眾在「國會」辯論上兜圈子，看不到鬥爭的前途，而抵制「國會」和補選，却能大大提高群眾的認識，增強他們的鬥爭信心。當然，今天還有些人對行動黨樹膠印「國會」鬥爭存有幻想，但是我們抵制「國會」鬥爭所進行的堅決暴露，必定會使更多的群眾覺悟起來，怎會是「嚇跑」他們呢？

所以，總結上述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右傾路線者的指責的「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不是別人，而是社陣的正確路線；而他們所執行的路線，不是什麼「正確路線」，却是道道地地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 在策略上的兩條路線 ●

策略就是決定我們在運動的來潮或退潮這個較短時期內的行動路線，以及為實現這行動路線而提出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

策略是為着爭取某個個別鬥爭的勝利而提出的。

因此，策略是戰略中的一部分，是服從於戰略的，我們不能孤立和片面地強調策略。

正確的策略必須包括：

(一) 我們不僅要區分鬥爭的準備階段和決戰階段（這是比較容易分清的），而且要區分不同的準備階段，應該要知道在不同的鬥爭條件下有不同的準備階段。

(二) 我們不僅要區分鬥爭的高低潮和過渡階段，而且要區分在某一種情況下因為內外條件不成熟必須暫時保守力量，隱蔽精幹，而在另一種情況却存在着把鬥爭引導到新的高潮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三) 鬥爭口號，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當然要盡可能照顧群眾的覺悟，但不能離開戰略目標的實現而孤立看待。

(四) 中心任務必須隨着鬥爭條件的轉化而轉化，但是不可以乖離當時歷史時期主要矛盾的解決。

(五) 所謂組織形式和鬥爭形式要隨着條件的變化而轉化當然是對的，但轉化必須對形勢作全面的分析，不能根據一些表面和片面的情形就對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下結論，或根據別人的理論教條地下結論。

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在於我們對實際鬥爭所提出的主張究竟是背離原則的策略還是隨着情況變化而沒有脫離原則的靈活策略。

可是，像在戰略問題上的做法一樣，那些右傾路線者在策略上，也是避開原則不談自己的錯誤，把不存在的看法強加給人。

例如，他們說有人「認為既然是革命鬥爭，一開始就是跟敵人作決死戰，而不應該有什麼準備時期和決戰時期的區分」，「硬說準備時期早已經過去了，決戰的條件早已成熟」，「在他們看來，革命潮流只能是「不斷高漲」、「直線上升」的，因此就必須進行「不斷革

（轉入第七版）

會」，以及「把自己認識到的真理，當作是群眾也已經認識到了的真理」等等。

這些話我們相信不會是「無的放矢」，它實際上是指導社陣的正確路線。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話，那我們說，這是完完全全的認識。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把這今天的鬥爭視為決戰階段，也反對別人作這樣的分析，如上所述，我們不否認鬥爭有準備階段和決戰階段，問題在於我們究竟是處在怎樣的準備階段。

對於我們來說，所謂準備階段就是要看到反動派正在日漸結束人民議會鬥爭的趨勢。我們教育群眾、壯大力量就是不能限於舊的反動派允許範圍之內，而主要是通過群眾鬥爭逐漸引導他們藐視西方議會民主；對於那些右傾路線者來說，所謂準備階段就是長期等待，不能跨越反動派允許的舊範圍一步。所以，他們把引導鬥爭前進的群眾鬥爭視為「決戰」，把正確路線者稱為主張「不斷高漲」、「直線上升」。

接着這些人說：「他們不承認群眾的覺悟是需要逐步提高的，而死死不肯同意鬥爭綱領和鬥爭口號，可以有高低的區別。」

這也是針對鬥爭口號問題而發出的。我們完全同意，群眾覺悟不是一下子就實現的，群眾覺悟要經過我們日常的教育和組織工作，這些包括：做好群眾的福利工作；關心群眾的經濟生活；根據群眾親身體驗教育群眾；把經濟鬥爭提高到政治鬥爭；通過其他戰線的鬥爭，例如反美鬥爭，保衛和平鬥爭，婦女運動，青年運動等等教育群眾。這些運動和工作，表面上和我們的基本鬥爭口號不相輔，但又是聯合起來的，我們不能藉口這些鬥爭是群眾較容易接受，不提或甚至拋棄基本目標的鬥爭，也不能把基本鬥爭目標降低到脫離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任務。

我們是否有展開這些逐步引導群眾的運動呢？有的。例如，過去的反軍訓鬥爭，支持南大學生維護民族教育的鬥爭，反增稅鬥爭，以至於現在反對工作准証，反對小販條例，和正在展開的援越抗美的鬥爭等等都是。

另方面，我們也不反對口號和綱領要盡量照顧群眾的覺悟，但萬萬不可以因此而脫離我們的戰略目標。那些右傾路線者提出的「退出大馬」、「爭取新加坡獨立」的口號，事實上已經證明是完全有利於反動派的，為什麼偏偏不提口號擬定不可以脫離我們的戰略原則呢？

還有，這些人說：「他們說要盡量沒有根本的全局的變化，一切局部的變化都是假的，不存在的。」及「他們認為必須死死板板地在長期內只提出一個固定的中心任務，一個一成不變的中心口號」。

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忽視局部的變化，而且還重視這些變化。例如星洲脫離「大馬」後，我們為了對反動派安排的星洲「獨立」陰謀這個新的情況作出必要的估計，並向群眾暴露這陰謀，我們相應地提出暴露「假獨立」的口號。他們指責我們忽視「局部變化」，「提出一成不變的口號」，目的是要我們隨便地接受他們所謂「爭取星洲真正獨立」的主張，這種脫離原則的「策略」，我們是絕對不能同意的。

最後，使人一目了然地知道他們是針對社陣抵制「國會」，這些人說：「他們不曉得在不同的鬥爭環境中必須有不同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他們更不曉得不同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同時並存，互相配合，相輔相成的重要性，硬硬否定一切和平合法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存在的意義」。

我們在上面說過，在「國會」成為行動黨政權的點綴品，根本不能表達人民意見的情況下，必須用抵制「

國會」這個新形式來代替過去出席「國會」這個舊形式。這時，如果還死抱着舊形式，就只會誤導群眾，只能對鬥爭不利。

是不是可以在這時像仍然用群眾鬥爭和議會內的鬥爭「同時並存」、「互相配合」、「相輔相成」呢？我們說：不能。今天行動黨的「國會」雖然可以作極微小的宣傳，但是，在「國會」基本上已經不是我們教育群眾的工具而是反動派點綴品獨裁的花瓶的情況下，參加「國會」實際上只能是叫群眾對這個玩意兒還有所寄託，這在客觀上就會抵消我們教育群眾採取群眾鬥爭的必要性。

抵制「國會」是否是「否定一切和平合法的鬥爭形式」呢？正如許多人所說過，抵制「國會」是在憲制鬥爭範圍內的一種形式，怎會是「否定和平合法」呢？

所以，那些口口聲聲自誇「靈活策略」的右傾路線者，却都是實實在在不善於掌握「在不同的鬥爭環境中必須有不同的鬥爭形式」的策略。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那些右傾路線者說了又說的所謂「正確策略路線」究竟是什麼貨色。他們說：「在準備時期中，當進步運動正在由高潮轉入低潮的時期內，在敵我力量相差極大的地區（如城市），正確的策略必須是：把進攻性的策略方針改變為目的在於有計劃地保存力量和積蓄力量的退却和防禦性策略方針；從而在鬥爭口號，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上，也必須有相應的改變；在形勢和條件不利的时候，應該暫時避免和敵人正面交鋒，而把目標放在準備迎接未來的新的高潮之上；在群眾工作中應盡量採取合情合理（原來是有「合法」兩個字，這次不知為何沒了，真是耐人尋味——引者）的鬥爭，以便逐步地提高群眾的覺悟；應當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和條件，根據群眾的覺悟的程度，提出群眾可能接受的部分口號，要求和鬥爭形式，去發動群眾的鬥爭，並根據鬥爭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把群眾鬥爭逐漸提高，或者適當地暫時結束鬥爭。」

這種看法在理論上就是犯上了把相對性提高到絕對性，把有條件上升到無條件的形而上學的錯誤。其特點就是某一些地區因為敵人瘋狂鎮壓時，整個左派鬥爭基礎是在發展農村根據地上，從而反對在敵人力量中心的城市盲目進攻的策略絕對化起來。例如：對於鬥爭的準備階段和決戰階段的區分問題，他們就把某些地區鬥爭中心在農村而要求在城市保存力量的準備階段的策略絕對化，絲毫不見其他地區城市在憲制鬥爭階段的積極作用。對於高低潮問題，他們也把上述鬥爭條件下的低潮應該隱蔽精幹的局部真理當成全局真理看待。而不考慮其他地區存在着把低潮帶到高潮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關於鬥爭口號，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問題上，他們除了片面地從我們所說的條件出發要求調整以適應他們的所謂「退却和防禦性策略」外，他們還片面地強調鬥爭口號，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靈活性，忘記了服從於戰略原則的條件，把靈活性看成是沒有條件的概念。

當然，除了說這個「策略」的理論外，他們這些話還有其實際意義。從這個理論出發，他們未說完的話，拆穿起來就是：因為馬來亞的鬥爭是處在準備階段；我們鬥爭因為反動派鎮壓進入低潮，「在敵我力量相差極大的地區（如城市）——這實際就是指馬來亞的憲制鬥爭，因為城市是憲制鬥爭的中心——應該「有計劃的保存力量和積蓄力量」；對於鬥爭形式，不可以採取群眾鬥爭或抵制議會以「避免和敵人正面交鋒」，應該採取參加議會這樣「合情合理」的鬥爭，對於鬥爭口號，也

（轉入第十四版）

假團結真分裂—— 的陰謀終將破產

答覆“吟”君在勞工黨柔佛州分部第十六期黨訊登載的文章

(一) “吟”君的惡毒攻擊

勞工黨柔佛州分部黨訊第十六期（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刊登了一篇題為“開了一個最壞，不敢領教的前例”的文章。作者隱其真姓名而只以“吟”的筆名出現。不過從對李紹祖醫生的個人攻擊及為勞工黨領導層打掩護的表現，明顯的，他是完全不同意李醫生的政治主張並全力支持勞工黨領導層，尤其是魏利煌醫生的政治主張。

在所謂公正的名堂下，“吟”君對李醫生曾經在六六年三月廿七日在芽籠士乃的“援越抗美”大會上公開指責魏利煌醫生的演詞予以攻擊。在吟君的攻擊中，用了許多漂亮的詞句來掩護其不良動機。他又企圖製造一種關心左翼運動的左翼分子的假象。他說他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乃“完全無意去影響這大會的號召力，但為了今後能做得更好”。

如果這是吟君的真正目的，他可以很容易地向“援越抗美”委員會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或以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對會議的一切經過給予嚴厲的批評。但他並沒有這樣做。相反的，他對李醫生進行了毫無節制的人身攻擊。對事情的是是非非根本不追究。如果攻擊只是針對李醫生個人，這可能是吟君一时的衝動，忘却了自己。但是，“吟”君企圖製造對李醫生的惡感，說明他並不是公正及關心左翼運動的。

“吟”君企圖說明李醫生製造了“一個最壞及不敢領教的前例”，他一方面稱贊巴卡醫生，一方面又攻擊李醫生。他企圖混淆事實，並將陳凱希、林建壽、魏利煌拉在一起。雖然李醫生並未談及林建壽。“吟”君在其文章中問道：為什麼勞工黨的領導層（指魏利煌、林建壽）及人民黨沒有出席會議，而分部代表却在會議上講了話。他批評霹靂州勞工黨和人民黨分部代表在會議上攻擊他們黨總部領袖（指魏利煌）。“吟”君這樣做只能是自我暴露。

他的講話只能顯示他實際上是代表勞工黨領導層的。而“吟”君對李醫生的攻擊乃是另有企圖的。他是在協助製造混亂，污蔑社陣及左翼運動的政治主張及政策。這是有意在馬來亞的左翼運動中散播互不信任的種子。

故意歪曲事實，故意將有提起的姓名與沒有提起的姓名拉在一起，並故意將自以為“好”的與自以為“壞”的作比較。“吟”君以為這樣就能成功達到其陰謀。這是難能置信的。他這樣的做法只能暴露自己及其背後的協力者。在他攻擊李醫生的過程中，有許多問題乃牽涉到左翼的基本原則，我們須趁此機會將這些問題提出研討，使使大家對這些有關馬來亞鬥爭的問題有較明確的瞭解，更重要的是，從而使到大家能夠看清楚這些企圖模範，乖離左翼運動的惡毒陰謀。

(二) 李醫生在“援越抗美”會議上

談了些什麼？

在“援越抗美”會議上，李醫生談及有關美帝在越南的滔天罪行，談及英帝、聯盟與行動黨反動派圖謀幫助美帝的行為，並談及馬來亞的鬥爭；李醫生進一步談及帝國主義者如何滲透到左翼里來，企圖達到他們破壞、阻撓、削弱人民的求解放事業。李醫生也涉及馬來亞聯邦社陣的解散及與機會主義而現在是反動的進步黨搞其所謂“聯合陣綫”；魏醫生壓制霹靂分部及分發尚在拘留的陳凱希的信件，同時也談及魏利煌公開攻擊社陣的正確政策。李醫生嚴厲譴責分發陳凱希信件之事，並呼吁大家提高警惕，並向支持高蔣及公開協助反動派和損害馬來亞人民的鬥爭及阻撓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正義鬥爭的魏利煌一流的人物展開鬥爭。

根據吟君的見解，李醫生如此做法是一種對魏利煌及陳凱希的不友善的公開攻擊，而這種做法“在那一種情況下，都是最不幸、最壞的先例”，然而吟君又這麼說：「[勞工黨的這些上層領導人，如果真的已放棄了反帝的政策，並追隨反動集團，在目前政治鬥爭中，他們的積極因素已完全消失，那麼在群眾性的政治集會上暴露他們是正確的，也是應該的」，問題的關鍵是在以下的幾個重大問題：

- 1) 陳凱希的信件的事是否真實？李醫生有沒有歪曲事實？
- 2) 魏利煌分發陳凱希信件是否是壞事？若是，我們應該協助包庇或應予暴露？
- 3) 若是要暴露的話，李醫生應該在援越抗美大會上公開譴責魏利煌？

(三) 陳凱希的信件的事是否真實？

李醫生有沒有歪曲事實？

首先，讓我們看看事實，當魏醫生以總秘書長的身份強硬解散霹靂州分部時，受到各方的攻擊與譴責。隨着他將尚在拘留的陳凱希在獄中寄給他的親筆信件影印本在柔佛州分部分發（相信其他州也有分發），這封信對魏利煌的所謂明智及正確的領導給予贊揚；並譴責霹靂州分部不遵從總部領導層的指示，及向總部領導層施加壓力以要求採取更堅決的態度來反對聯盟的政策。而且在信中還規勸大家不該無視聯盟政府的警告！並提出他個人（陳凱希）的處境作為例子……

這些全是事實，吟君與魏利煌自己是無法否認的。李醫生並無編造故事或歪曲事實，李醫生不過是在“援越抗美”大會上指出事實罷了！（轉入第九版）

(四) 魏利煌印發陳凱希的信件是不是一件旨在違反人民利益的壞事嗎？若是，我們應給予包庇 或是應該給予暴露？

這封信是從牢房寄出來的，它必定是已經過政治部的檢查，這已經足以告訴我們必須小心警惕，而信的內容又充滿着各種削弱與打擊人民與幹部的反帝熱忱和鬥志，它甚至以陳凱希被捕為例，旨在警告與嚇唬大家不該無視反動聯盟的挑戰。明顯不過的，它是旨在為反動派及帝國主義效勞的一封信。

對於那些與反動派勾結在一起並願聽從反動派的指示幹出自欺欺人的事的人來說，當然這是最好的規勸，當然這封信及印發這封信應該是好事了，值得大書特書了。但是對那些真正為人民的利益而鬥爭，對那些不願從事反動派的陰謀的人來說，這只能是一種極壞的勸告，當然的，這封信與印發這封信是應該給予嚴厲的譴責。

陳凱希在過去曾經受到幹部及人民的尊敬。因為他曾協助策劃六五年二月十三日吉隆坡的遊行示威。魏利煌將這封旨在破壞人民基本利益的信妄想以陳凱希過去的威信去為其衆矢之的之錯誤政治主張打掩護，從而鞏固搖搖之地位。他這樣做乃是有意誤導、模糊及麻痹幹部，並妄圖使幹部跟隨其指揮棒的旨意，以便他可以更好與反動派眉來眼去。

從任何角度看，這當然不是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相反的，對人民的鬥爭是一件極壞的事！是違反人民利益和鬥爭的壞事！

帝國主義者及其本地代理人與傀儡已絞盡腦汁，通過電視、電台、麗的呼聲、報紙等宣傳工具，企圖混亂及誤導人民，以乖離和麻痹人民反帝鬥爭的意志。

但他們的這種企圖已一破產。霹靂州的群眾鬥爭，六五年二月十三日在吉隆坡，及最近三月八日的遊行示威不已証明了嗎？人民是不會因反動派的威脅與宣傳而喪失反帝的堅強意志。職是之故，反動派就有需要從左翼內部尋求盟友，以幫助他們代執行這些骯髒的勾當。

誰在這個階段“奮勇”出來幫反動派的忙呢？不是別人，正是勞工黨的秘書長！

魏利煌的這種做法，難道不是代替了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幹出他們幹不了的勾當嗎？難道不是有意去麻痹自己的同志及幹部嗎？

這難道不是最壞的事？難道不是違反人民利益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為魏利煌打掩護呢？還是暴露他及其勾當？

作為反帝愛國志士，答案是肯定的。作為馬來亞愛國志士，我們必須隨時隨地提高及加強民族解放運動。我們不能去包庇任何對鬥爭不利的錯誤，對違反人民利益的就更不必說了。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去暴露魏利煌，暴露得越徹底對馬來亞人民的解放鬥爭就越好。

如果魏利煌是不自覺地犯到這些錯誤，他必須感激我們對他的批評，公開承認錯誤，即時糾正才是。如果有人以為陳凱希的信是假冒的，那麼，魏利煌更沒有理由替帝國主義印發那封信。如果事實証明他存心不良，（而事實証明是這樣）那麼，我們更加有責任暴露他和孤立他，使人民對他所幹的一切，加倍警惕。這樣，我們至少還能減輕他對左翼運動和左翼鬥爭所起的嚴重破壞作用。

我們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暴露帝國主義及其反動派的惡毒陰謀嗎？因此，對於魏利煌所幹的一切能不加

以暴露嗎？我們認為暴露魏利煌是正確的，必要的。如果有什麼值得遺憾的話，那就是我們對他的暴露還做得不夠徹底。如果，吟君本身採取真正左派的正確觀點和態度，他應該和我們站在一起，共同暴露魏利煌，這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義務。

(五) 李醫生在援越抗美大會上

公開暴露魏利煌是應該嗎？

很明顯的，暴露和攻擊魏利煌以及他分發扣留營寄來的那封信的做法，是沒有什麼值得“遺憾”的。恰恰相反，我們認為這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這里產生了一個問題，李醫生在援越抗美大會上公開暴露和攻擊魏利煌是應該嗎？

這就要看我們對支援越南的問題上採取什麼態度來決定。

我們都說，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鬥爭，但是，怎樣才能真正團結一致，支援越南人民的鬥爭呢？張掛布條和標語，發表聲明和演說？對這都是必要的。而且我們已經這麼做了。此外，我們也能進一步用具體的行動如簽名運動，獻金運動，遊行示威，舉行支援越南展覽會等等，來表現我們對他們的支持。這一切，都是必要的，好的、和有效的做法。只要條件允許，我們還應該更加廣泛地工作。

然而，我們也在援越抗美的座談會、演講和會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馬來亞人民要對越南人民予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支援，就是進一步加強和加劇我們對英美帝國主義及其本地反動派的鬥爭，這種邏輯是不難理解的，加強和加劇我們的鬥爭，就是迫使帝國主義力量分化的有效步驟。這樣，我們就等於幫助減輕越南人民的負擔，從而加速他們抗美救國的人民戰爭的早日勝利。

為了加強和加劇我們在馬來亞的鬥爭，單單進行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及其本地傀儡是不夠的，我們同時還要向那些企圖利用錯誤的政策和口號，錯誤的鬥爭路線來模糊，誤導，阻碍，削弱和破壞人民反帝鬥爭的人，進行堅決的鬥爭。

魏利煌廣泛分發陳凱希從扣留營寄出來的信，其實就是企圖破壞人民的鬥爭。為了使到我們支援越南人民的鬥爭得到發展，我們就必須徹底暴露和反擊魏利煌的這種做法。如果魏利煌和他的同道，沒有給予暴露，那麼，他們就會繼續幫他們阻碍和破壞馬來亞人民反帝鬥爭的勾當，也是阻碍和破壞我們支援越南人民的鬥爭！

因此，在援越抗美的大會上，暴露魏利煌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重要的，為了要真正支援越南人民的鬥爭，我們這樣做是無可厚非的。

所以，暴露和攻擊魏利煌又怎樣能說是“最不幸”“不負責任”和“最壞，最令人不敢傾敬的先例”？如果吟君要真正支援越南人民，而不僅僅是利用“支援越南”的口號來掩蓋他們所進行的分裂活動，當然他也會暴露和攻擊魏利煌和那些企圖挫折我們馬來亞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本地反動派鬥爭的人士！

吟君還說暴露魏利煌是一種“沒有原則的攻擊”，可是，當他對負起責任，正確地暴露魏利煌的人士進行攻擊的時候，真正“沒有原則”不恰恰是他自己嗎？

吟君企圖用所謂“是稍有政治認識和思想正常的人都不會同意這種冒失行動”的掌眼，來模糊和贏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士的支持。

（轉入第十版）

吟君用這種語調，豈不是暴露自己恰恰就是一個沒有“政治認識和思想正常”的人嗎？他有没有真正反帝的政治立場呢？

有關吟君對李醫生惡毒攻擊的若干問題已經給予答覆，現在，显然的，暴露和攻擊魏利煌，就不是像吟君所說的所謂“開了一個最壞，最令人不敢領教的先例”了，恰恰相反，這是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及其本地反動派和爭取馬來亞民族解放運動中必要和重要的步驟。我們沒有必要引用國外的例子，來說明對魏利煌的暴露和攻擊，是足可成為「前車之鑑」的先例。如果“吟君”是一個真正左翼份子，他就必須知道，我們越是暴露冒牌左翼份子的骯髒勾當，對於我們的運動，我們的鬥爭和我國就越有帮助。

(六) 是誰造成分裂的公開化？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研究由吟君對李醫生的惡毒攻擊而產生的若干重要的原則問題，吟君的文章，指責李醫生對魏利煌的暴露是把“左派運動的內部分歧公諸於大眾”。吟君的這種說法，無非是要製造一種印象，第一，使人們以為大家對馬來亞左派運動內部分歧毫無所知。第二，使人們以為是李醫生造成分裂的公開化。

這種企圖把魏利煌之流所應負起的責任轉嫁給別人的伎倆，是沒有什麼新鮮的，是一套腐朽的把戲，是冒牌左翼份子，是犯了錯誤而又死不肯承認和糾正的人，以及那些慣用無恥的歪曲和善於推卸責任的人所用過的舊手法。

然而，什麼才是事實呢？事實是魏利煌伙同星加坡廠商職工聯合會的某些高級領導人以及行動黨代理人。高蔣二名叛徒，企圖千方百計地破壞和顛覆社陣。儘管篡奪社陣領導層的陰謀遭到失敗，但是，他對社陣領導層多方面的破壞工作並沒有因此而告終。例如，他就曾經公開地攻擊李醫生。顛倒是非和惡毒地說什麼，星洲左翼運動內部的分歧，是由李醫生的“獨裁”和“冒險主義”所造成的。

事實上，魏利煌和勞工黨幹部之間，尤其是他和霹靂州分部與人民黨之間的分歧，存在已久。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綫的分裂已是既成事實。而公開向報界宣佈解散霹靂州分部的，却是魏利煌本身。

馬來亞左翼運動內部的分歧已存在一個時期。首先知道這一點，不是別人，正是反動派，政治部以及他們的特務。而首先使內部分歧公開化的却是魏利煌之流。因此，為什麼又要將左翼運動分歧公開化的責任，強加給別人呢？非常明顯，吟君是有意歪曲事實，誤導幹部和人民，妄圖使他對李醫生的惡毒攻擊，博得眾人的同情。

(七) 是誰不負責任？是誰在加強分裂？

吟君指責李醫生對魏利煌的暴露是“不負責任”，同時是“加強分裂”。

任何具有左翼原則認識的人都懂得矛盾是不能被遮蓋起來的。把現存的矛盾揭發出來，並不會如吟君所言的會“加強分裂”。我們更不會給“全民的政治運動帶來壞的影響”。吟君應該懂得只有通過不屈不撓的鬥爭，我們才能夠解決矛盾，減少歧見而最終消除歧見。

相反的，假如我們像鴛鴦般的把頭插進沙里，假裝

看不到面對着我們的矛盾的話，那麼，歧見將存在，同時也會滋長和加深。

在暴露魏利煌的當兒，我們首先得劃下界綫，分清是非，正確與錯誤。我們希望那些被魏利煌所誤導的能夠認清他們的錯誤，糾正過來，而在一種新的基礎上取得真正的團結。這樣我們才能在左翼運動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促進團結。這是一種正確和負責任的態度。

看起來，吟君是願意把頭插進沙里，讓錯誤存在。這只能導致更大的不團結，同時也阻礙了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

從這一切，我們可以看出在瓊越抗美大會上所講的話並不如吟君所指的“不負責任”。事實上，吟君本身在做那種惡意的攻擊才是不負責任而且也是他本身在企圖加強分裂。

(八) 我們是否應進行思想鬥爭？

我們認為是應該的，但吟君却有不同意見。吟君曾質問為什麼我們要在自己的陣營內進行嚴重的思想鬥爭。

吟君應該懂得思想決定行動，正確的思想導致正確的行動而不正確的思想導致不正確的行動。正確的思想是一種最有力量的武器，擁有正確思想的戰士將會堅持鬥爭，排除萬難爭取最後的勝利而不致於半途而廢。相反的，被錯誤思想所引導的人將會走上歪路而最終跑到反動派及反人民利益的陣營里。也就是因為這樣，帝國主義者用盡方法進行欺騙性的宣傳，以蒙騙人民。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在進行繼續暴露敵人鬥爭的同時進行教育群眾的工作。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把反帝鬥爭和反錯誤思想的鬥爭，密切地結合起來。

為了要在反對英美統治的鬥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必須竭盡所能保證我們擁有正確的思想以使我們能沿着正確的道路前進。如有任何思想的分歧，作為左翼份子，我們是有義務和責任去分辨是非，正確的與非正確的思想。假如我們本身分辨不清而只在黑暗中摸索，我們則不能有所進步。這對於反動派來講將是一大快事。所以，假如吟君是一位真正的左翼分子，他便不應隱蔽任何歧見。他不但應該害怕，相反的應該進行嚴厲的思想鬥爭以保衛正確的觀點及真理。

很明顯的，吟君是不敢或不願意去分辨是非，正確與非正確的思想。看起來他是想，混水摸魚，繼續混淆及誤導幹部，基層和人民。

我們是能夠瞭解為什麼吟君不喜歡“嚴厲的思想鬥爭”。他所望沒有人去暴露那些像魏利煌及“吟君”之流。如此他便取得時間繼續他那窮兇惡極的骯髒工作去混亂及誤導人民！

但是，作為負責任的左翼工作者，我們不能讓他那樣做。我們要暴露任何堅持違反人民的人，不管他是魏利煌或吟君，吟君在企圖為魏利煌辯護的時候，曾間接地提到勞工黨和人民進步黨的“統一戰綫”，他說：“就一般性的看法在政治鬥爭里，只要是不出賣人民利益或違背人民願望的暫時措施，雖然可能悖於某些政治原則，但只要我們能在這短暫的時期內，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對自己有利的政治基礎，暫時的妥協，暫時的合作，是不應該被指為大逆不道，或是「叛變行為的」”。

在這長篇大論里，吟君是有意的要使大家模糊不清。假如他是想為勞工黨和人民進步黨的所謂「統一戰綫

(轉入第十一版)

辯護的話，他應清楚的說明，他應該闡明什麼是“積極因素”，什麼是“政治基礎”，我們才能明白他要講的是什麼，同時也才能逐點的給予駁斥。但是，他並沒有直截了當的說明他所指的是什麼，這也許是故意的，好讓他能混淆及誤導別人。無論如何，這個所謂的“統一戰綫”並不是真正的反對帝國主義。它的目的並不是要去對付我們的主要敵人——英美帝國主義，而是要對付一個次要的且比較起來不甚重要的敵人。它那經過大事宣染的所謂最低綱領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最低綱領。它並不是一般左翼份子所理解的“統一戰綫”。何況事實已証明魏利煌已出賣了人民的利益。這個所謂的“統一戰綫”只是進一步的証明魏利煌對人民基本利益和願望的出賣。吟君將很難為一項無可辯護的事情進行辯護！

(九) “吟”的政治立場是什麼？

我們不想針對“吟”的各種歪曲、污蔑捏造及矛盾的說法通通答覆。這是不必要的。但任何人看了這篇吟的文章，必定會提出兩個疑問。第一，究竟作者的政治立場是什麼？第二，作者進行這一連串的攻击是懷着什麼目的？

要弄清“吟”的政治立場是不難的；他的言行就已經暴露了自己：他毫無保留地支持魏利煌；他企圖掩蓋魏利煌出賣人民利益這一事實；他對於魏利煌的反對者所作的攻擊以及他企圖把矛頭指向李紹祖；這一些明顯地說明“吟”的立場是和魏利煌一致的。他可能企圖利用「公平」及「左派團結」等招牌來偽裝自己，但他越是偽裝就越自我暴露。

今天更多人已經看穿了魏利煌在政治上的本質。他企圖利用「政治被拘者」的名義和信件來爭取旁人的支持，並用以壓制反對他的人，這一切顯示他是一個沒有原則的人，為了達到他的惡毒企圖，他準備動用一切最惡劣的手段。明顯的，魏利煌並不站在人民的一邊。既然“吟”是全心支持魏醫生，他當然也不完全屬於人民的一邊。

(十) “吟”為何要對李醫生作出惡毒的攻擊？

對於「全民團結」、「全民政治運動」、和「加強反美力量」等等，“吟”表示特別關懷，他甚至聲稱左派團結是當前急務。但這只是甜言而已。實際上他只是在企圖掩飾他的真正陰謀。因為當他說出下列真心話時，他便完全暴露了自己。

“李醫生的演講其實使人懷疑他是要加強反美力量，這是想分裂左派，製造混亂，從而打擊反美勢力”。事實很清楚，基本的動機和極惡的企圖都已暴露出來了。這就是“吟”君的文章的主旨和要點，從這句話我們看出“吟”君是有意在幹部中散播猜疑與不和，有意破壞整個馬來亞人民日益增進中的團結，吟君其實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一切的花言巧語都掩蓋不了“吟”君的真面目和惡毒的企圖。

這種雙面的攻擊手法——一方面佯裝為了左派團結，另一方面製造分裂——是不新鮮的。針對李醫生所作的評擊也非初次。不久前那些錯誤地提出「退出馬來西亞」的口號的人們也曾經指責李醫生「把內部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以及在運動中製造分裂。那些提出現在已被証實是錯誤的口號的人們當時曾掀起對李醫生的惡意攻擊。他們在

廠商工聯會訊第七期中所刊出的一篇評擊，至今李醫生還未曾予於答覆。然而歷史已經証明一切對李醫生的攻擊是不正確，毫無原則且完全不負責任的。那篇文章所作的攻擊已失敗了，同樣的“吟”君所作的攻擊也將失敗。

今天，人民的覺悟已經提高。過去在混亂中的人現在也已較為清醒。那些曾經頑固地協助反動派製造混亂，滲透及分裂左派運動的人現在已被暴露且孤立了。他們曾力圖改變社陣的正確政策，但經已遭到失敗；他們欲摧毀社陣，但也同樣失敗了。“吟”君或者有意捲土重來，但他必再度失敗。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吟”君和他的同道的邏輯！

(十一)「假團結，真分裂」的手法必定破产

讓我們奉勸吟君之流的人物，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反動勢力絕對阻礙不了進步的，任何企圖分裂反帝人民的團結終將破產。

今天左翼內部的分歧是存在的，而且也是衆所週知的。這些分歧是來自那些乖離正確道路及真理者所造成的，而將它公開化的也是他們。所以，這一切責任應該由他們負起。這些罪過不該由我們來承擔，既然這些分歧已被公開，既然那些人尚不願承認錯誤並加以糾正，既然他們還繼續採取各種惡毒的歪曲、污蔑、捏造事實及進行各種無原則的攻擊，故此，我們保有維護真理，公開批評及攻擊他們的權利，真理是越辯越明的。

吟君對我們的攻擊初看似乎是一件壞事，其實它倒是件好事。這幫助了幹部及基層組織成員更明顯看透這些誠漂亮的言詞及那些堅持錯誤路線的偽裝者的惡毒陰謀。幹部能清楚看透那些窮兇極惡的，毫無原則的及無恥的冒牌“左翼份子”。幹部可從這些頑固份子的反面例子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反帝精神。幹部可以從而主動的向那些冒牌“左翼份子”展開鬥爭。從而發展人民民族解放事業。

我們的立場是明顯的，我們是為統一的馬來亞而鬥爭，我們支持一切真正反帝，反新殖民主義及反動派的人們，我們反對一切支持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反動派的人們，不管他們如何偽裝，我們都要加以反對。我們的政策是有原則的。來自敵對者的攻擊越激烈，越顯得我們的立場是正確的。

馬來亞人民的當前急務是團結一致清除一切英美帝國主義及其本地代理人與傀儡，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必需將一切直接或間接幫助帝國主義者及一切誤導人民，阻撓鬥爭的人士給予無情的暴露並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這樣才能夠更好的教育群眾，同時協助那些看不清的人士看得更清楚，和那動搖者從而堅定起來。

“吟”是一個筆名，但是，我們知道此君是誰，同時也知道他背後的勢力是什麼。“吟”可能繼續他的惡毒陰謀，但是“吟”君的真分裂假團結的陰謀是絕對不能得逞的。反帝人民的團結將與日俱增，這是人民在反帝反殖及民族解放事業上的必然規律。“吟”君之流的陰謀必然遭到完全的破產！



誤導性的大會 出賣性的決議

自從李光耀集團搞出了御用的【全國職總】後的這幾年里，新加坡在五一這一天就出現了兩個慶祝會，一個就是由【全國職總】幾個寡頭們所導演的所謂【五一大會】，另一個則是由已被反動政權解散的左翼工團中心機構【新加坡職工會聯合總會】領導的，真正代表工人階級的五一大會。

然而，在一九六六年的今年，却出現了三個五一慶祝大會。在左翼工團內部，有兩個慶祝會，一個就是由廿二工團在羽球館召開，另一個則由六工團在木聯會所召開。

誰造成組織上的分裂？

為何在左翼工會內部，會出現這樣的組織分裂呢？誰應負起此分裂的責任？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由廿九工團所成立的一一籌備委員會，曾向行動黨政權申請，於五一當天在公開場所舉行群眾大會，行動黨當局起先沒有發出准字，而一一籌備委員會亦決定分成四個地點舉行五一大會。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五一之前三天，一一籌委會竟接到通知，謂羽球館可被租用（據稱該館先前已被其他團體訂用致無法租給工會慶祝五一），而警方也反常地打電話通知一一籌委會，說警方將發出准字。

但是，此准字附帶了苛刻的條件，其中有一條是不准懸掛及張貼反“大馬”、反行動黨的布條及標語，也不得發表具有威脅性的演講。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條件，接受這苛刻的條件，無疑的是違背了左翼反“大馬”、反帝、反本地反動派的立場，因此，廿九工團中的六工團拒絕接受這些條件。但是，受廠商工聯一部分舊上層領導控制的五一籌委會，却要接受這些條件，這已侵犯了左翼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遂造成左翼工團在此問題上的分裂，六工團發表聲明，譴責行動黨政權，並表示不出席羽球館大會。

廠商工聯的前主席，在羽球館大會上，將造成分裂的責任推給六工團，這是不符事實，而且是“做賊喊抓賊”的作法。

這個大會，除了給行動黨政權利用以粉飾民主外，並且，給當局歪曲說廿二工團不支持社陣杯葛“國會”的行動。此外，那些堅持錯誤的人士，更在利用大會，灌輸其違背馬來亞人民鬥爭目標的錯誤路線。

一連串誤導性的口號

大家都知道，帝國主義者在奴役馬來亞人民的過程中，曾採用過“分而治之”（1948）、“合而治之”（1963）、又“分而治之”（1965）之策略；但是，從事於民族解放鬥爭的馬來亞（包括星洲）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從未放棄爭取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星洲）的鬥爭目標。

但是，在左派內部的某些人，最近却提出了新的口

號和政治路線，企圖破壞左派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目標。他們首先提出有利於美英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東姑、李光耀政權的所謂“退出馬來西亞”口號。當帝國主義者安排星洲退出“大馬”後，這些頑固分子出來“歡迎”退出“馬來西亞”和星洲的假“獨立”。在星洲“獨立”是個事實的藉口下，他們提出爭取星洲“更大的自主權”的口號。他們更進一步用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的星加坡”和李光耀集團“可能爬回人民陣營”來誤導人民，使人民對李政權產生種種幻想。

這些錯誤和誤導性的口號，觀點和聲明決不能幫我們反帝和爭取統一的馬來亞的鬥爭，因此，也逐個破產了。但是，這批頑固分子並不願意承認錯誤，反而利用每個可能的機會來推銷他們錯誤的觀點，在錯誤道路上越滑越遠。

錯誤和誤導性的決議

這批頑固分子又利用五一大會來隱過他們錯誤和誤導性決議。他們偷偷把一套錯誤的鬥爭路線，目標和任務運進這個偉大的國際工人階級的大會。

他們在政治宣言似的提案里，重複的應用“我們星加坡工人階級”、“星加坡人民”、“全星人民的團結”等字眼。這明顯地告訴我們：他們整個鬥爭（如果有的話）的着眼點只是星加坡而不是馬來亞（包括星加坡）。這是正如稱呼“我們吉隆坡工人階級”、“吉隆坡人民”、和“全吉隆坡人民團結”一樣的荒謬。

在羽球館五一大會所通過的第四條決議是最嚴重的錯誤。

這決議雖然也提到爭取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的“戰略目標”。但是，它却說：「這一民族民主階段中的戰略目標，只有在星馬兩地人民對兩地的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給予致命打擊和基本上打倒之後，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所以，兩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所開展的反帝反殖反傀儡政權、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的進步鬥爭，不但沒有違反上述戰略目標，而且是實現上述目標所必要的，是為實現上述戰略目標而服從的，是必要的手段。」

換句話說，決議要求把鬥爭分為“星馬”兩個部分，即星加坡人民必須爭取“更大的民主權利”和甚至一個“獨立的星加坡”，把他們（“星馬”人民）的鬥爭分隔開來。

這意味着要我們接受美英帝國主義者及本地反動派那“分而治之”的憲制安排，不是聯合長堤對岸的兄弟姐妹共同鬥爭，而是忘記了他們，把鬥爭局限在星加坡。這是等於接受帝國主義者把星加坡從馬來亞分割開來的作法、嚴重的違反一個統一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概念，出賣了馬來亞（包括星加坡）人民的根本利益。

正如中國人民不能接受台灣省為另一個國家，越南人民不能接受被美帝佔領的南方為另一國家；當然，馬

（轉入第十三版）

來亞人民也不能接受星加坡為另一個國家。中國人民並不能將中國和台灣省稱為“兩地”，我們也不能將“星馬”稱為“兩地”。

沒有人會否認在努力建立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過程中，爭取“更大民主權利”的必要性。但問題是如何爭取民主權利及如何給美英帝國主義“致命”的打擊。

我們可否接受美英帝國主義者憲制安排和如決議第四條把“兩地”分隔開來的方法來取得呢？假如這樣做，我們不是分隔和削弱我們的戰鬥力嗎？這不是導致反美英帝國主義鬥爭的失敗而延長他們奴役馬來亞（包括星洲）人民嗎？

那麼，這種分離“兩地”的作法怎能成為一個統一的馬來亞的戰略目標的“必要步驟”和“必要策略”呢？显然的，事實並非如此。如果硬說需要的話，這只是符合帝國主義及反動派去分裂和削弱城鄉人民的反帝鬥爭，只能服務於美英帝國主義利益的“必要步驟和策略”。

這個錯誤和誤導性的決議也同樣來自那些主張“退出大馬”，“爭取星洲更大的自主權”、“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星加坡”的頑固死硬分子。這些人並不是無意的犯錯誤，而是明知故犯的自覺的、頑固的盡一切可能去誤導人民，把人民引入死角。

“22工團”大會的本質

22工團在羽球館舉行之會議只有五一大會之名，其實是個分裂大會。

我們把這個大會之本質總結如下：（一）五一籌委會接受警察的條件是美化和掩蓋了警察國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幫李傀僞政權在國內外大談其民主的欺騙宣傳。因此，在羽球館的會議是個欺騙性大會。

（二）五一籌委會在應用了所謂“大多數”去否定和反對那些站穩原則立場的六工團，不僅違反了協商一致的原則，也使左派工團在組織上的公開分裂。所以，這個大會是個分裂會議。

（三）對有關左派當前重要的政策保持沉默，不支持社陣當前的政策特別是抵制“國會”，五一籌委會公開的（雖然間接的）攻擊社陣和反對反美英統治的民族解放鬥爭。行動黨充分利用這點特別用可觀的電台時間，對社陣進行攻擊。因此，這大會已成為反社陣及其正確政策的會議。

（四）把錯誤和誤導的政策和政治路線提出來，五一籌委會是企圖轉移人民的視線，幫帝國主義者破壞人民爭取一個統一馬來亞的鬥爭。大會之決議已背叛左派人民的鬥爭，是一個誤導性的五一大會及出賣性的決議。

把壞事變好事

提案已被偷偷帶入羽球館的大會，並已被通過，而很多人也被誤導，這些冒牌左翼份子已給人民帶來了莫大的損害。我們能作些什麼補救呢？是否能把壞事變成好事？

在178期的陣線報上，社陣已經要求五一籌委會及有關負責人，重視此提案的危害性，而及時採取步驟，承認和糾正錯誤，並取消誤導性的第四條決議。

“22工團”可以出面糾正此錯誤

我們不相信，廿二工團都會完全同意接受不能反“

大馬，反行動黨政權”的條件，及此誤導出賣性的決議。

關於接受警方的壓制性條件問題，實際上，有些工團是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後果。有些人可能錯誤地認為這些事情只要大工會的主要負責人決定就可以了；有些則可能不追究正確與否地接受“大多數”人的決定；有些則可能認為，在這面對警方壓制性的條件，五一也一定奉慶祝，有些則是主觀上想“利用這個機會”來暴露反動派。就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堅持錯誤路線的人士，就堅持召開大會並提出了錯誤的提案，而企圖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有些工會的主要負責人雖然“接受”了壓制性的警方條件，但是他們屬下的大多數工友並不如此，有很多工友連參加羽球館的大會都不要，而在出席的工友中，有很多人是事先不清楚有壓制性的警方條件。起先有三千餘位工友參加的大會，半途退出會場者却不少，整個大會根本沒有團結和反美英帝國主義的氣氛和情緒。在這種情況之下，會議不得不遲開和提早結束。

在提案方面，本來是必須在會前給各工團代表過目和同意的；但是，事實却是：在22個工會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在會前看過這些提案而已，六個沒有出席當天分裂性大會的工會代表更無法在會前看到這分提案。我們相信，如果大家能事先看到這分提案，就決不會與這背叛爭取獨立統一馬來亞目標的決議發生任何關係。另一方面，由於起草人用轉彎抹角的方式，來起草該分提案，因此，若沒有細讀及聯系起來加以分析也就很容易被那已印好的提案的誤導性字句所模糊。

由於決議的高度背叛，許多代表都非常不滿和憤慨，我們非常明白，為了捍衛人民，左派和黨的根本利益，社陣不得不暴露並堅決的反對（1.5.66）在羽球館決議後面所蘊藏的惡毒陰謀。

在22個工會中，某些不自覺犯錯誤的代表，除了糾正自己的錯誤外，也可出來暴露一小撮硬把出賣性的決議加諸工友身上的假“左派”。這也是我們不容推却的責任和義務。我們越暴露這批人，就會給左派鬥爭帶來更大的好處。

通過這個機會來教育群眾

廣大為人民利益和一個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星洲）的目標而操心的左派群眾，必須抓緊這個機會去暴露假“左派”，達到教育群眾的目的。

一路來，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本地傀儡，不斷利用一些公開的和蘊藏在左翼里的代理人，來破壞、顛覆、混亂、誤導和麻痹人民。許多敵人的代理人已被暴露了，他們的惡毒陰謀也一一破產，但他們決不會因此而放棄搗亂，所以我們應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一切陰謀有高度警惕，同時，不斷加強我們的思想武器。

現在是我們檢討和總結過去許多重大問題，如“國民登記”、“退出馬來西亞”口號、假“獨立”、羽球館五一大會決議等問題的時候了。

我們今後的任務

假“左派”夢想用出賣性的第四條決議來轉移人民的鬥爭視線，把人民帶入爭取一個“完全獨立的星洲”的死角。當然，這是美英帝國主義及本地反動派所需要的，只要“兩地”人民的鬥爭仍被人為的分開，美英帝

（轉入第一十版）

(接第四版)

狀態]，而人民黨方面，[自一九六五年二、一三人民黨領導被捕後，我們曾在六五年五月至十月間嘗試召開三次社陣中央理事會，但都因人民黨代表沒有出席而流會，接着人民黨在十二月代表大會正式宣佈退出社陣]

事實勝於雄辯。經過我們向目前還在的當時社陣中央理事調查的結果，發現真情却不完全像魏醫生所講的那樣。

事實是當時召開第二次社陣中央理事會時，由於發出的會議通知書太緊迫，分散在各州的人民黨代表趕不上出席會議和作好會前的準備工作，故當時在總部（人、勞總部同在一座建築物）的人民黨領導要求展期，社陣代主席林建壽也同意把會議延一星期，以保證會議能成功地召開。在指定會議的當天，人民黨的四個代表和國民議會黨的四個代表全到齊了，可是，超過了會議時間一小時，還不見四個勞工黨代表的影子，最後，原不是社陣理事的戴威珊珊而來，在其他理事的詢問下，戴威也毫不知情，才搖電話四處找其他四個代表勞工黨的社陣理事，但終不得要領，在這種情況下，這次會議也是最後一次會議也就流會開不成了。另一方面，社陣霹靂州分部也曾特地派一個代表團上檳州找林建壽，要求及時召集會議，解決社陣黨內危機，但為林建壽要趕去開國會，使霹靂州同志的迫切要求，撲了個空。因此，從各種事實看來，魏醫生的解釋是缺乏事實根據，不能令人信服的，更恰當地說，這是憑空捏造，有意誣蔑。從各種跡象看來，社陣的被解散，對霹靂州分部採取紀律和進步黨搞“聯合陣綫”是有着密切聯繫的，並不是孤立的產生和偶然的巧合。

我們完全不能同意魏醫生所講的，[社陣成立八年來實際的實踐經驗證明這條典型道路和先工農後其他程序在馬來亞特殊的現階段暫時是行不通的]說法。如果說社陣成立八年沒有成績，首先應該檢討的是社陣領導的政策是否對？主觀努力是否作得夠？有沒有抓住當前的主要矛盾，和盡力去解決主要矛盾。照我們看來，如果社陣領導能抓住馬來亞人民和英美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間的矛盾是當前馬來亞人民敵我之間的主要矛盾，把我們鬥爭矛頭指向主要敵人，而不陷入帝國主義者一貫在“憲法”所要的語文問題，我們深信社陣是能起着更積極的作用的。今天的事實是某些勞工黨領導人把主觀努力作得不夠曲解[先工農後其他的程序是行不通]，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沒有把[先工農後其他]的真理堅持貫徹下去，經不起曲折的鬥爭。依據他那種主觀的判斷，亞非拉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是不能如火如荼開展的。

魏醫生本身就不清楚社陣在憲制鬥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他忘記了其主要任務是教育群眾，暴露反動派，為民族民主解放創造更有利條件，使廣大的工農群眾不但支持，同時也投入熱火朝天的解放鬥爭中。他的所謂八年來沒有成績，並非是指在選舉中失敗，牛頭[害死]很多選票（聯盟在選舉中污蔑人民黨的牛頭黨徽是代表印尼）嚇跑選民，使許多候選人落選。他就是那樣沉迷於議會選舉，把左派政黨在憲制鬥爭中的主要任務，忘得一乾二淨。作為一個左派政黨的領導人，理應細心地吸取國內外人民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歷史經驗，避免陷入反動派畫給人民跑的死圈打轉，在任何情況下，必須堅持左派政黨的原則立場，堅持最低綱領。否則，這個政黨只能名字上是左派政黨，實際上，却淪為反動派的效忠反對黨，替它的假民主真獨裁打掩護。魏醫生忽視了今天聯盟已取消了基本上不能動搖反動集團根

基的地方選會，借口行政混亂，接二連三的接管市議會，抓國會議員，州議員，市議員和地方議員，事實上，虛偽的議會民主已名存實亡，統治集團的獨裁面目已不可避免的自我暴露，在這種形勢下，勞工黨領導理應盡主觀努力，加強社陣，作好和加強工農聯盟，發動更有效也適合於當前客觀形勢的群眾鬥爭，而不是借口社陣八年來沒有好成績而解散社陣。更不可思議的是，勞工黨領導緊接着社陣被解散之後，居然指示勞工黨各支部不能跟人民黨有發生任何組織關係，應上下一致的一刀兩斷，這不是破壞工農聯盟的鐵証又是什麼？

從解散社陣，命令各支部不得同人民黨發生任何組織關係，解散霹靂州工委會和婦女組以及同機會主義的進步黨搞所謂“聯合陣綫”，都是在其所謂不必[死板板先工農後其他]的思想指導下的必然產物。

為着替其解散社陣辯解，魏醫生指出：[主觀上人（轉入第十五版）]

(接第七版)

要提出[解散大馬、退出大馬]及[爭取新加坡真正獨立]的口號，因為這是[根據群眾的覺悟]以及[群眾可能接受的]。

這些人完全不知道，我們目前是處在憲制鬥爭條件下的準備階段，面對反動派趨向獨裁時，我們完全有必要通過鬥爭鍛鍊群眾；另一方面我們雖然遭受到反動派的鎮壓，但整個鬥爭是在前進的，所以我們的鬥爭不能是要停滯不前的[保存力量]，而是要堅持鬥爭以發展力量。當然，即使在這個過程中，也不是毫不考慮形勢發展要求天天發動鬥爭，採取千篇一律的形式；而必須是根據客觀形式和主觀情況，採用這樣或那樣的鬥爭形式。但總的說來，我們必須採取堅持鬥爭這個基本任務和發動群眾鬥爭這個基本的形式。

在這種鬥爭任務的要求下，顯然用不着說明，我們的鬥爭形式就不能追隨反動派的要求；我們的鬥爭口號不能是遷就落後群眾而背離原則。

和他們在論述戰略問題時一樣，那些右傾路線者在策略問題上也是歪曲社陣的正確主張，抬出片面的理論來推行他們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總結了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在戰略和策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花了大部分的篇幅，不惜用歪曲和誣蔑的手法攻擊他們所謂的[左傾冒險主義]而實際上是社陣的正確路線。從此我們知道，他們並不願謙虛地從實踐，尤其是從高蔣叛黨毀敗必要的經驗教訓，他們還準備繼續走他們錯誤的老路。

可是儘管如此，他們不敢正面堅持其錯誤主張，而改用側面的提法，那就是說明他們的主張是見不得人的，這也說明我們反右傾路線的鬥爭是有成績的。

對於他們今天用暗的方式堅持並擴散其錯誤主張，我們不禁要問問他們：根據你們的理論，既然你們的鬥爭口號，反對抵制[國會]等等都是正確的，那為什麼你們不能[勇敢地][堅持真理]，公開地起來反對我們的[錯誤]、[冒險主義]的主張呢？為什麼你們却選擇偷偷摸摸的方式呢？今天，你們表面上接受社陣的主張而背地里却肆意地攻擊，這種陽奉陰違的做法，只能使人有一種理解，那就是你們企圖惡意地混亂左翼的隊伍，並準備把左翼運動帶到危險的道路上去。

我們在這里願意誠懇地奉勸這些人，趕快清醒起來，收起你們那一套吧！歷史的發展將證明，你們這樣做不僅帶來人民鬥爭的巨大損害，而且對於你們自己也不會是有好結果的！

(接第十四版)

民黨和勞工黨的相結合亦是人民黨難以進入農村的主要阻礙因素之一，反過來說，人民黨的退出社陣，為她向農村「進軍」提供了某種程度的可能性，比起她留在社陣內來得更為有利。魏醫生的說法，只不過企圖把解散社陣的壞事曲解為「好事」，這點我們是不會輕易上當的。根據他的說法，工農聯盟反而會阻礙農民的開展反迫害鬥爭，工農群眾的利害關係（矛盾）反而比城市小資產階級來的大，對這種論據，人們實在不敢領教，我們所瞭解的是工農群眾在民族民主革命鬥爭中的利益是相一致的，是同盟者，是最可靠的戰友，怎能會把同盟者變為阻礙向農村「進軍」的困難。按照魏醫生的理論，那豈不是鼓勵人民黨也跑種族主義路線，去「霸佔和瓜分被巫統和同教黨霸佔的廣大落後農村」嗎？在這種情況下，那不是上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的圈套。現在，「巫統和同教黨的霸佔和瓜分廣大的落後農村」是完全仗其極端種族主義，其實，其勢力是暫時的。要是叫人民黨也是照樣去爭地盤，向農村「進軍」，那不是要人民黨走比巫統和同教黨更極端種族主義的路線嗎？在這種情況，又怎能會有利於民族團結呢？怎會有利於民族民主解放鬥爭呢？

同樣的，基於魏醫生的論據，人民黨和勞工黨的相結合也必然會阻礙勞工黨向城市「進軍」，難怪屢選屢輸，因而，「勞工黨是可以而且必須在非農村地區進行爭取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工作而努力」，和進步黨組成「聯合陣綫」就是在他的理論指導下的必然結果。人人都知道，進步黨在近打等區的「勢力」完全是靠其要投機和種族主義路線而獲得尚未洞察其反動政策的群眾所支持，這類的支持將會隨着局勢的發展而轉移，也就是說，當支持進步黨的群眾發現進步黨的反動本質時，必然會拋棄支持進步黨，轉而支持能真正代表其利益的政黨，在霹靂州進步黨勢力的削弱，社陣勢力的增長就是一個明証。進步黨的種族主義政策已引起了廣大的一向靠種族主義騙取農民支持的巫統和同教黨更挑起種族主義情緒，破壞了民族和諧，阻礙了民族團結工作。今天，勞工黨和進步黨的聯盟，豈不是火上加油，更鼓起舞種族主義緊張情緒嗎？破壞了左派政黨的威信，促長了馬來同胞對左派政黨的不信任，使馬來同胞誤解了左派政黨大公無私的優良品質，阻礙了在左派領導下的民族民主革命。無論如何，社陣的被解散，並非意味着工農聯盟行不通，它只是暴露魏醫生有意篡改民族民主革命，幫帝國主義的忙而已。做為爭取民族解放的馬來亞人民，尤其是左派領導人和幹部，在任何情況下，必須堅持作好工農聯盟的工作，然後才尋找同其他階級或階層組成更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綫，把民族民主解放鬥爭，堅決地進行到底。

(八) 狐狸的尾巴露了出來

有關星洲「獨立」問題，魏醫生否認了有關二月十三日新生日報的報導（見黨訊第十二期），從他的辯解中，也就更自我暴露了他的用心和面目了。大家都知道，由於星洲社陣等的全面徹底暴露假「獨立」陰謀，使英帝李光耀集團的日子大不好過，因此，反動派不得不絞盡腦汁，用盡了一切所能動用的叛徒，來替它塗脂抹粉，幫它欺騙人民。去年底林煥文的叛黨和今年正月七日高蔣的叛黨，全是在反動派主使下扮演的反黨、反人民

形形色色的叛徒們都集中「火力」圍攻星社陣不承認假「獨立」的嚴正立場，反動派自以為這麼一來，社陣就完蛋了，再也不能同它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身為勞工黨總秘書的魏醫生，本來應該嚴勵譴責叛徒們的可恥行為才對，相反的，他却跟叛徒們隨聲附和，火上加油，互相呼應，演壓台戲，壯叛徒們的聲色，欲置星社陣於死地，要幫反動派除掉眼中釘。

魏利煌的談話，出現三項「巧合」。一、他和某大工團領導人執筆的全星工團工委會的聲明同一天發表，是在星社陣討論高蔣叛黨事件而舉行支部主席秘書會議的前夕，其用意是明眼人會知道。二、魏醫生的談話和高蔣等叛徒的內容相輔相行，半斤八兩。三、去年九月間他曾在一個雪州幹部大會上「預言」星洲社陣三個月內將發生大變動。

這是「巧合」嗎？不是的，里面是大有文章的。就算魏醫生的談話被歪曲誤解，他可以向新生日報要求更正及時向星社陣澄清有關問題相信陣綫報隨時留着版位登載他的澄清聲明的，這兩點他都沒有辦到。显然的，魏利煌的否認並不能澄清事實真相。

令反動派失望的是，客觀事物的發展不隨其主觀願望而轉移，反動派的陰謀失敗了，被廣大幹部和群眾粉碎了。社陣並沒有由於反動派的內外夾攻而瓦解，雖然星社陣面對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但社陣並沒有垮，反而更堅定、更團結。魏利煌的「否認」，也就在這種情況下作出的，以為通過這樣，就能遮蓋他的不可寬恕的行徑，這就是為什麼他至遲到二個月後並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出來否認的。我們可以一百巴仙的肯定，要是社陣被拉垮，絕不會出現今天的這種「否認」的。

事實上，在他的「否認」後的辯解里，也自我暴露了他的醜態。狐狸就是狐狸，尾巴總得露出來的。他說：「勞工黨不是一國之政府，所以承認不承認並不是中心主要的問題」。在他的邏輯上和腦子里是，管不管帝國主義要什麼花招，都是不重要的，因為勞工黨不是執政黨，除非勞工黨是在執政的時候才是「中心主要」的。像這樣一個有奶便是娘的左派政黨主要領導人，發出這種反動和不負責任的言論，難道還能維護人民利益，能替老百姓作事嗎？一個不敢向人民說出真理的政黨領導人還能稱為左派嗎？

根據魏利煌的說法，今天，越南人民承認不承認美帝主使下的阮高奇集團的所謂「越南共和國」並不是「中心主要」的問題。新巴布維人民承認不承認英美帝國支持下的史密斯政權的「南羅德西亞」的獨立也並不是「中心主要」的問題。中國人民承認不承認美帝支撐下的蔣介石傀儡集團的「中華民國」也並不是「中心主要」的問題。這種不分清是非真偽，有奶便是娘，極端反動的講話，跟叛徒的聲明又有什麼不同之處呢？他的「杯葛一切」和高蔣的聲明對照一下，又有什麼差別呢？總而言之，魏利煌只不過是反動派串演的反人民，反進步力量大合唱的一個低等歌手，你的技術太不高明，騙不了群眾，更騙不了左派幹部。

簡而言之，魏利煌作了一件對人民，對左派運動不可原諒的壞事。然而，他却也作了個有價值的反面教員，暴露他究竟是什麼人物，這不但提高了幹部的警惕性，而且也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覺悟，在這方面，則是件大好事。馬來亞的左派運動要發展，必須徹底剷除這批牛鬼蛇神，民族民主解放鬥爭才能朝着正確、有利的方向大步向前發展。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高舉廢殖反帝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旗幟，奮勇前進！

中組會處理 芽籠東支部事件經過

自從「退出大馬」的錯誤口號被某些人士提出，以及遭受到黨中央公開客觀的批評後，少數支部的領導幹部，接受了某些人士的錯誤意見，在黨內散播錯誤的意見，誤導同志，並進而以實際行動和中央對抗。這些人包括芽籠東支部、乞羅卜支部、梧槽支部和勿拉士巴利，甘榜格南支部的領導幹事。

(甲) 芽籠東支部

在今年初高蔣叛黨事件發生後，芽籠東支部的領導同志，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步驟，嚴重的違抗中央領導，不執行和不貫徹黨中央的工作指示和決定，並且藉口所謂「黨內民主問題」和「黨決策問題」，在支部幹事製造對中央的不滿以及挑動同志不信任中央。

他們無故拒售自161期至166期的陣綫報，而這六期黨報的內容，都集中向群眾及黨支持者暴露高蔣叛黨的陰謀，其次，他們藉故取消原本報名參加黨慶演出的四個節目，企圖使中支合力克服困難才能上演的黨慶遊藝晚會失敗。另一方面，他們無故不出席下列會議：(一)正月六日討論林煥文叛黨及紅山補選的主席秘書會議。(二)正月十三日討論高蔣叛黨的主席秘書會議。(三)二、二紀念大會(四)二月三日討論星洲「獨立」、黨內民主問題和高蔣叛黨事件的支部、辦事處幹事大會。(五)二月廿三日討論黨售票會議。(六)二月廿六日討論三區補選的主席秘書會議及(七)杯葛「三區」補選的動員大會。於是，中組會乃在三月三日和支部執委會舉行聯席會議，要求解釋拒售黨報，臨時取消參與演出節目和不出席中央召集之會議的原因。中組會希望通過會議能糾正他們的錯誤，繼續負起作為一個反帝政黨組成部份的任務。但是，從該晚會議支部的領導同志堅持必須先討論兩個問題：(一)黨內民主問題；(二)黨決策問題，中組會的同志已經感覺到他們是準備鬧下來了。儘管是這樣，中組會負責同志仍然準備耐心的說服他們。因此，該晚會議後，又在三月十日和支部執委會舉行第二次會議，並邀請該支部屬下辦事處同志參加。

(A)三月三日和十日的兩次會議經過

這兩次會議，中組會本來是準備要求芽籠東支部的領導同志解釋拒售陣綫報，臨時撤消演出節目以及不出席中央召開的會議理由。可是，會議一開始，支部的領導同志便要求先討論兩個問題，一個是黨內民主問題，另一個是黨的決策問題，並且表示這兩個問題一解決，其他問題就迎刃而解。從這一點看來，中組會的同志是明白拒售黨報、撤消演出節目，不出席中央召開的會議等事件的產生乃是因為支部領導同志認為黨內無民主，以及不同意黨的決策所致，跟支部的領導同志後來解釋說他們所犯的只是工作錯誤的說法是完全自相矛盾的。由於支部領導同志堅持要先談兩個問題，中組會的同志只好把原本要談的問題先擱置下來，儘管中組會的同志明白支部的領導同志並沒有誠意討論，因為像黨內民主問題，中央已經在二月三日召開過支辦執幹大會討論過了，而芽籠東支部的領導同志却不出席會議，中組會也曾要求提出書面意見，同樣的他們也沒有照做。

(一)黨內民主問題。支部的領導同志在會議上咬定黨內沒有民主，他們舉出來的理由主要的有(1)中組會過去委任的聯絡員不適當；(2)有關「口號問題」，杯葛「國會」沒有先召集會議討論，(3)中央召集會議，常常是由中央領導同志發表長篇議論，等到時間很遲了，支部同志因急着回家，便沒有機會發表意見，(4)沒有重視十二支部提呈的意見；(5)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實質是少數服多數，過去許多問題都由中央少數人作決定。(6)中央把主祕當着工具。

中組會的同志針對這些指責提出了解釋和看法。我們認為中央、中組會在工作上有缺點和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不能指責黨內不民主。當支部針對這些缺點提出了批評以後，中央經過檢討後就加以改善，像中組會的聯絡員不適當，中央便改組中組會（取消聯絡員制度，分區組成區委會，從每個支部的主祕或常務委員委任一名組成）以便加強中支聯系。中央非常重視支部的意見，（包括十二支部）可是，支部的同志不應把重視和接受意見混為一談，如果支部的意見是錯誤的，中央不只不能接受，同時要指出來。一些支部的同志因為中央對某些問題作了決定（如「口號問題」杯葛「國會」問題）便指責為不民主是不對的。首先是中央的決定是依據黨的原則立場而作，它不只是理論上正確，事實擺在眼前也證明對這些問題的決定是正確的。其次，不能先召開支部會議討論，是因為有關的問題來得很突然和迫促，時間和客觀因素促使中央先作出決定。對於中央不讓支部同志在會議上有時間發言以及把支部主席秘書當作工具，中組會的同志要求舉出具體的例子來証明，但是，支部領導同志無法做到這點，只說到在某次會議討論籌款的會議上，黨主席分析時局的談話很長。支部領導同志舉出這種例子是對中央徹頭徹尾的污蔑，完全不值一駁的。有關少數服從多數，因為中央只是少數人，所以對某些問題作決定就是不民主，說明他們多麼機械的理解民主集中制，也同時說明他們完全否定中央的領導任務。

中組會的同志用了約四個鐘頭的時間和支部領導同志討論黨內民主問題，最終結果支部同志仍然強調說，黨內沒有民主。他們在後來也就利用這問題，繼續展開反黨反中央的工作。

(二)黨的決策問題。這問題所牽連到的是「口號問題」杯葛「國會」補選。支部領導同志對這些問題的觀點，看法和態度，基本上是反對中央的決定的。可是他們發言時却提出莫衷一是，自相矛盾的意見。他們說，中央的決定出發點好，但是又說原則和方法錯，他們說在一定的時機，杯葛是好的，可是群眾接受不來，但是，他們又表示懷疑黨要走非憲制鬥爭的路綫。（黨被反動派污蔑要走武裝鬥爭路綫，被叛黨份子指責為走非憲制鬥爭路綫，這都不要緊。但是，黨的領導同志曾口口聲聲告訴同志們，黨是一個憲制鬥爭的政黨，所作所為都在憲制鬥爭範圍內。在這種情況下，芽籠東支部的領導同志仍然發出這種議論，是很嚴重的）甚至追問杯葛

（轉入第十七版）

[國會] 和 [補選] 後，是否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們明知行動黨對 [國會] 採取包辦、壟斷和獨裁，但是他們却在會議上指出黨沒有替選民在議會里表達他們的心聲，又說什麼我們不要做反對黨，別人要做。

中組會的同志在會議上依據分析了中央對 [口號問題] 杯葛 [國會] 和補選等的看法，舉出了行動黨對 [國會] 的獨裁對選舉的包辦的許多事實，並談到了今後應該做些什麼。同時也澄清了某些謠言。可是，支部領導同志照舊表示不同意，並且向中組會的同志挑戰，召開支部聯席會議討論黨的決策。他們說，如果大多數支部同意中央的決定，他們就服從。可是，[紅山] 補選前夕，中央曾召開了支部聯席會議討論對該補選的態度，結果由紅山支部提議杯葛，並獲得與會全體同志（芽籠東支部沒出席）的一致贊同，但是芽籠東支部的領導同志並沒有服從後來還表示因不同意，所以不執行。

對 [黨的決策問題] 的討論，其結果是跟 [黨內民主問題] 一樣遭到支部領導同志的反對。在這種情況下，中組會的同志向支部領導同志指出，他們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見，但是不應該有和中央及其他支部不同的行動出現。

(三)三月三日和十日晚的兩次冗長會議，討論了支部領導同志堅持要談的兩個問題。中組會的同志就把要支部領導同志解釋的問題提出來。支部領導對有關問題解釋是愛搭不理，不能自圓其說的。他們解釋拒售黨報是因為當時忽略，對高蔣叛黨事件模糊⁽¹⁾，幹事的情緒受影響，和不同意中央對叛黨事件所發聲明里的某些內容等。中組會同志對此指出說，忽略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們對叛黨事件感到模糊，為什麼不出席中央召開討論叛黨事件的支部會議呢？為什麼不找中央領導同志要求分析呢？如果因情緒受影響而拒售黨報是很不對的，因為當時黨就是利用黨報來暴露反動派和叛黨份子的陰謀，使他們企圖通過叛黨事件以打擊黨的聲望以及瓦解黨組織的醜惡目的不能得逞，就因此有些支部在叛黨事件發生後更積極的買黨報，買更多的黨報。至於對聲明的某些內容不同意，中組會的同志表示那些聲明並沒有錯。其實，在高蔣叛黨後的第二天，芽籠東支部的執委會曾召集會議，我們得悉支部的秘書曾提議集體退黨。所以他們拒售黨報的是另有原因的。他們對臨時撤消參加黨慶演出的節目的解釋是演出並非支部的主要活動內容，排練會影響學員的學習時間，加上服裝道具等有困難。中組會同志不同意支部把演出說成不是主要活動內容，因為該演出乃是周年黨慶的慶祝形式，因此該次演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適當黨面對敵人的內外夾攻時，每個支部的領導同志都應努力使黨慶演出成功舉行。至於說服裝道具等方面有困難，這幾乎是每個負責演出節目的支部共同面對的難題，但支部並沒有找總部黨慶小組談，設法解決困難。最後談到沒有出席中央召開的會議，他們表示因為不同意中央對假 [獨立]、杯葛 [國會] 和 [補選] 和 [黨內民主問題] 的決定和態度，認為出席會議沒有用。中組會同志追問他們以後是否也不出席，他們表示等以後才打算，若覺得需要就出席，不必要就不出席。

會議就這樣結束了。在結束前，中組會的同志向支部領導同志指出，他們的解釋是不成理由的，因此不能接受他們的解釋。同時也指出了他們所犯的錯誤不是普通的工作缺點。於是，一位支部領導同志很傲慢的說，中央要怎樣理解都可以，中央要指支部對抗也可以。其實，事實是很明顯的，支部領導同志採取的就是一種對抗的行動，並不須中央任意理解，而且中央也不願憑主觀意見去理解。

有一點要澄清的，就是中央採取紀律行動後，支部的領導同志曾向該支部的幹事和黨員以及其他支部的同志講過，他們曾經承認錯誤，這是完全不確實的。他們從不會在該兩次會議上或會議後，承認過錯誤。相反的，在會議上和會議以後，支部領導同志都是指責中央的不是，如不民主，獨裁啦！政策錯誤啦！中央不能代表黨的意見啦！以及要中央檢討等等。甚至，時時都擺出一副要和中央鬥爭的姿態。

(B)有關區委會的委任和芽籠東支部進行 [訪問] 其他支部。

由於忙着組成區組織委員會以加強中支聯系，加上黨響應馬來亞人民亞非團結委員會的援越抗美號召，積極準備開展援越抗美的鬥爭，於是對芽籠東支部的處理就暫時擱置下來。直到三月十八日在中央召開各支部主秘討論區委會的組織事宜的聯席會議上，中組會鑒於芽籠東支部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宣佈暫時不委任該支部的代表進入區委會里去，等問題解決後才委任。當時，芽籠東支部的主席和副秘書便起來發言，替他們的行動辯護。接着，在該次會議後，中央得悉芽籠東支部領導

從三月下旬進行 [訪問] 其他支部，美其名曰解釋，其實，他們進行 [訪問] 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就是採取他們在該支部內部慣用的手段，製造對中央不滿和不信任，弱化黨的領導，最終分裂黨的團結。在這種情況下中組會覺得必須採取紀律行動以維護黨，便決定解散該支部執委會，並成立一個工委會以領導該支部的黨務工作，工委會的人選包括七名舊執委和六名該支部的黨員（包括黨員中有的過去曾經擔任過支部的主席或副主席）

(C)支部領導人說要遊行和提出要自動辭職

中組會於四月十八日致函支部執委，通知有關解散執委會的事。由於執委們拒絕接受該函件，中組會的一位負責同志同另一位同志乃於隔日找支部的主席，並和他會談了半小時左右。會談中，支部主席表示不能接受解散執委會的決定，因為形式太高，同時他告訴中組會和負責同志說，假設中組會強硬執行解散的決定，支部的同志將準備遊行到總部去，若遊行被反動派利用，如被拍攝像片和新聞報導，他們也準備面對。中組會的同志馬上告訴他，中組會是不會在威脅下改變態度的，如果他們遊行，中央也準備面對的。後來，該主席向中組會同志提出一個建議，即是中組會不解散支部執委會，而支委會的幾個領導人自動辭職。這樣，執委會依舊保留，辭職的空缺由中組會委任人選填補。中組會同志乃於會談後將該建議向中組會提出，中組會討論後，覺得支部出現對抗中央，不貫徹中央指示乃由於支委會的幾個領導人的影響和誤導所致。因此，決定接受該建議，但是覺得具體的方法應跟支委會的領導人談清楚。於是，在四月廿日晚上，中組會同志在支部跟前支委會的正主席、正副秘書、宣教主任等進一步談。當晚，中組會的同志表示原則上接受支部主席的建議，辭職的應包括正主席、正副秘書、宣教主任和另一名執委。辭職後中組會將委任六位同志到執委會去，執委會重新復選。當時，他們要求中組會召集執委會會議，向執委解釋。但是，中組會覺得該建議是由支部主席提出的，因此，由他們自己召集執委會會議貫徹比較適當，所以不同意他們的要求。最後，他們乃決定在四月廿二日晚開執委會貫徹，並要求中組會同志於隔天晚上到支部去辦理移交手續。至此，中組會滿以為事情將能順利的解決了。可是，當中組會同志於四月廿三日晚到支部時，他們却

(轉入第十八版)

說支委會的其他同志不接受他們辭職，同時還說支委會成立了一個五人小組要和中央談。他們朝三暮四，談妥了他們本身提出來的解決方式，最後又拉倒，這只再証明他們決意和中央斗。中組會也發現到他們是在延長時間，以便等待時機成熟時，做出更大更多不利於黨的事情。

(D) 中委會決定不應拖延解散支部執委會。

中組會把支部領導人出爾反爾的態度和設立五人小組事向中委會作了報告，中委會研究了事情的發展後，進一步指出中組會應馬上執行解散的決定，並且決定不承認支委會成立的五人小組。於是，中組會乃依照指示，通知支委會解散的決定，並指示他們移交手續。支部領導同志不但不移交，反而加強破壞黨內團結的活動。他們通過開幹事會議和個別交談，使支部幹事不滿和仇視黨中央，他們散播謠言說中央的領導同志有問題，把他們的破壞活動形容成是一九六一年左翼對行動黨領導層展開鬥爭一樣。同時，他們還在那些參加支部福利股的村民中傳播中央要解散支部，解散福利股的謠言，以引起村民恐慌和對黨不滿，他們也在黨外宣傳說，黨中央排除異己！對付不同意見的人（其實是他們違背原則和立場，以實際行動來破壞黨中央的領導）。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認為必須馬上制止這種破壞行為，使黨不因一小撮人的破壞而遭受損失。於是，乃決定停止支部正主席，正副秘書的黨籍。這一決定，很具體的告訴他們，他們的行為已不配稱為左翼份子和社會主義工作者。

中組會的同志於五月卅晚携函到支部通知有關被停止黨籍的支部負責人。從該晚發生的事情看來，說明被停止黨籍的支部負責人，長久以來通過造謠、污蔑和挑撥離間，已經使支部的幹事對黨，對黨中央不滿和仇視。他們把中組會的負責同志包圍住，不只對中組會同志進行個人攻擊，而且臭罵黨，指責黨，把堅持反殖反帝立場，維護人民權益，不妥協不投降而堅決進行反帝反殖反右翼政權鬥爭的我黨，說成跟反動的行動黨一樣。而且當中組會同志離開支部時，還在背後賊打，這些情況的出現，更加証明了黨中央的決定是正確的。對那些破壞黨的人，不能存有任何的顧惜和個人感情，否則，黨的紀律不只不能維持，更重要的是黨將不能進行反帝反殖的鬥爭。

(E) 現在被停止黨籍的人繼續霸佔支部，企圖拉垮支部

因為他們的作為得不到黨內同志的支持和同情。而且黨已經面對過數次的叛黨事件，仍然屹立着，而且是更加團結一致和壯大了，他們若要展開進行和黨攤牌，只能更加暴露自己。所以，目前他們採取不進行移交手續，繼續霸佔支部的手法，一方面是企圖逼使黨解散整個支部，這樣就可以使群眾，尤其是學員家長和福利股股員對黨不滿；另一方面，降低幹事的情緒，使幹事失去信心，逐漸離開黨和左翼鬥爭，離開反帝反殖鬥爭的隊伍，這麼一來，既使黨芽龍東支部存在，也只是一個空殼，不能推進黨的政策，不能為群眾服務。還是他們的奢望，可是黨將依靠廣大黨員和支持者的力量，盡一切可能使芽龍東支部繼續存在並發揮其作用。中組會也要求芽龍東區的每位黨員同志，分清大是大非，維護黨的最高利益，保衛支部，使支部繼續發揮其戰鬥的性能，使一小撮人企圖拉垮支部的企圖不能得逞。

(Z) 梧槽支部工委

自從高蔣叛黨以來，前梧槽支部工委會就在各方面抵制黨中央的決定和指示。以時間問題為借口，不參與

黨暴露“假獨立”，抵制「國會」和補選，在紅山、巴爺黎峇和蔡厝港區進行宣傳訪問等工作。一方面不出席二月十八日在總部召開的各支部幹事大會，討論黨內民主、高蔣叛黨和星洲「獨立」問題，另一方面又指責黨內沒有民主，不同意黨對抵制「國會」和補選的決定，等等。有鑒於此，黨中組會在三月卅日（星期三）晚八時正假總部召集會議，但只有二個出席而已。作為一個向黨，向人民，向左派運動負責的黨，在這種情況下，唯有即時的糾正違反黨紀和阻碍左派事業發展的行動，以確實保證黨的鮮明立場和組織原則得到維護，因此，在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贊同下，黨中組會在四月廿六日解散了梧槽支部工委會，成立一個小坡區工委會以負起整個黨的組織和群眾工作，原負責幼兒班教導的兩個工委繼續任幼兒教導。

原規定在四月廿六日晚八時正在支部辦理移交手續，可是只有一個工委到支部，故延至廿八日晚，然而再延至卅日又再缺席。前工委會的不交出手續給新工委不能到支部辦公，尤其是新工委會的總辦公地點是在梧槽支部，為了使工作不受影響，中組會同志數次向舊工委主席和舊工委，也是幼兒教導拿支部鎖匙，以便工委會能及時開展工作，可是，舊工委你推我，我推你不交鎖匙給中組會同志，在這種多方故意為難，但黨務工作又不能被不必要的阻碍和破壞下，黨中央仍舊是忍讓，希望前工委的主要領導能糾正錯誤，所以並沒有採取進一步的紀律行動，於是，決定換鎖頭，同時也把新鎖匙交給幼兒教導。接着，前工委主席才來電約定五月卅一晚八時要移交手續，可是，過了兩天，小坡工委同志要去辦公開會時，前工委竟個自換上另一付鎖匙，而不得其門而入，使得會議臨時換到另一個地方召開。

前工委的這種嚴重地破壞黨紀的行動，是任何左派政黨所不容的。於是黨中央決定從五月卅日起停止前工委主席張覺民、秘書王和德、工委兼幼兒教導謝萬興和張秀晶的黨籍，並通知有關支部和辦事處今後不准他們進入任何黨所和參與黨務活動。

由於謝萬興和張秀晶的不但破壞黨紀，同時也杯葛出席小坡區工委會宣教股召集的兩次幼兒教導會議，討論成立幼兒小組和訪問家長等工作，因此，兩人的幼兒教導職務也同時停止。

五月卅一日晚黨中組會同志依時到梧槽支部辦理移交手續，張覺民、王和德、謝萬興和張秀晶等不但承認犯下的嚴重錯誤，交出手續，反而指責黨中央「是獨裁者、法西斯、比“共產黨”更獨裁；黨中央是可變的冒牌左翼分子；黨中央是為敵人服務，不是為群眾服務；黨中央是“違反”人民的利益，高蔣叛徒才是“維護”人民的利益；指黨領導人借左翼名堂，出席國際會議、出風頭；指黨內民主已經死亡」；他們聲稱他們準備繼續佔領支部，任何人都無權干涉他們的活動，如果中央派人到支部接管，他們準備不留情地趕他們出去，除非中央叫行動黨的警察來抓他們；並準備發給社會人士書，等等。那晚的所謂要移交手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結束，這些被停止的人和有些前工委還繼續霸佔在支部。

第二天早上，黨中組會同志到支部向被停職的兩個幼兒班教導指出：他們已被停止黨籍，無權再到黨所活動，同時也被停止幼兒教導的工作，所以不能繼續執教。但被停止黨籍和教職的張秀晶和謝萬興仍不理睬一切，闖入支部，霸佔不走。在這種情況下黨中組會同志和代替幼兒教導的同志就離開支部。

显然的，從他們的言行里，只能更進一步的証實了

（轉入第二十版）

全面展開思想整風運動

把反殖鬥爭推向高峰

■轉載自木聯之聲 第16期 編委會文章

正當我國各族人民為爭取祖國的真正獨立解放，民主與統一而展開反英美帝國主義，反對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反對東李反動集團及其偽政權的鬥爭浪潮不斷高漲的時候，而作為組成領導這一鬥爭之重要一環的左翼組織，却在內部產生了一股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逆流，這股逆流正侵襲着左翼的各個組織。這種右傾思想實際上已經存在左翼隊伍一個很長的時期，時至今天，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了。它已經越來越明顯的被人們所認識；人們不僅可以從理論上認識它，而且可以從實踐上去認識它。

魏利煌醫生就是目前左翼內部右傾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以魏醫生為首的勞工黨某些領導人在反“馬來西亞”的鬥爭中，採取妥協政策，把“馬來西亞”是一個“即成的事實”接受下來；公開支持高蔣叛徒和指責社陣不承認星洲的“獨立”是“講不通的”；壓制人民的鬥爭，特別是霹靂州居民的鬥爭，同時最近更露骨的採取“紀律”行動解散勞工黨霹靂州分部工作委員會及婦女組的組織；他們甚至為了與“團總”的成員——人民進步黨搞所謂“聯合陣綫”而不惜與人民黨分手及解散在馬來亞具有影響力的社陣，並藉口說這樣做是會使人民黨更容易打入鄉村，這十足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政策。很明顯的他們所採取的這些行動，只能是幫助敵人從思想上和組織上來削弱人民的反帝反殖鬥爭。

同樣的某些工會的領導人也追隨了這條錯誤路線——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尤其是某些工聯會的某些領導人更忠實的追隨這條路線。他們極力企圖貶低星洲的社陣及其領導人的威信；他們利用三十工團所組成的秘書處和工委會或其他組織的名譽灌輸其錯誤思想和政策；以及利用這一名譽來公開攻擊社陣，這也就是“挾天子令諸侯”的手段；他們灌輸給群眾對行動黨抱有幻想；並極力吹捧魏利煌右傾機會主義者為如何的“卓越領導人”。總之他們實力的推銷這條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貨色。

由於那些人不接受別人的批評和勸告，而一心一意要從這條錯誤路線滑下去，以至造成左翼今天內部分歧和組織上的分裂。顯然的，所有這些都是不利於我們馬來亞人民反殖反帝和爭取解放鬥爭之事業的。因而把右傾思想從左翼隊伍內徹底的清除掉是目前各個左翼組織的迫切任務之一。雖然目前有些組織已經正在進行，如社陣，茶餐工聯會，霹靂州同志，我會及其他的組織等，但是還沒有更全面更廣泛更深入地進行。因此我們有必要全面展開思想整風運動，以便把反帝反殖鬥爭推向更高潮。

思想整風的主要內容

我們以為關於思想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是：(一)對一

切右傾思想理論，給予全面有系統的批判；(二)堅決捍衛左翼的基本理論陣地，提高幹部的無產階級思想和國際主義精神，並加強幹部們的組織觀念；(三)批判那些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提高幹部對於把理論與馬來亞人民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能力；(四)剷除一切保守，悲觀，消沉和恐敵思想，發揚敢於鬥爭，不怕困難的大無畏精神；(五)破除“議會迷”，以及剷除資產階級個人自由主義思想，這種思想往往是機會主義的立足地，尤其是在那些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方面；(六)糾正一些人對目前左翼內部分歧問題所採取的錯誤態度，這種錯誤者脫離了階級觀點而從主觀願望作出發，抽象的發出“團結”的呼吁，但我們相信他們大多數是出於好意的，問題只是他們對目前分歧中的問題的本質認識不夠清楚，因而採取一種超然的錯誤態度，所以我們必須有耐心的說服他們，從而糾正這種錯誤。

上述幾點就是目前展開思想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在這些主要內容中，反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是整個中心內容，是佔主導地位。下面讓我們談談關於怎樣展開思想整風運動。

怎樣展開思想整風呢？

關於思想整風問題，對於我們來說還是第一次，也是馬來亞左翼在憲制鬥爭的舞台上有史以來最廣泛的一次，因而我們難免會缺乏關於這方面的鬥爭經驗，當然我們今後必須從這方面吸取更多更好的經驗。在此我們僅一般的提出幾點意見，以資參考。這些意見，有些目前已經正在做。

(一) 對過去的鬥爭作全面的檢討，以便科學地總結我們的鬥爭經驗，作為今後鬥爭的指導。如果我們能夠在這方面正確地總結經驗，那麼我們就不難找到目前一些人犯錯誤的歷史根源。(二) 必須揭露目前以魏利煌為首的勞工黨某些右傾領導人及追隨這條右傾路線的某些工聯會的某些領導人虛偽的反帝反殖口號，揭露他們分裂馬來亞左翼運動的活動，對他們一切的錯誤政策堅持與之鬥爭；(三) 對那些所有已經公開拿出來的錯誤文章給予全面的批駁。在這方面可以對一個一個的問題來批駁，也可以針對一篇一篇的文章進行剖析；(四) 可以充分的利用黨訊，會訊，特輯，主講會，座談會，批評會和小組討論會等形式把思想整風運動全面展開；(五) 全馬左翼必須加緊聯系，互相進行訪問，對目前的局勢和思想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以便在各個問題上取得一致和正確的看法，從而把右傾思想從各個組織內部清除掉；(六) 掀起學習理論與運用理論的高潮。

我們相信，通過思想整風運動，把一切的思想歪風

(轉入第二十版)

中委會停止八位人士黨籍

——中組曾致函各支部

親愛的主席、秘書同志：

為了反帝反殖和爭取祖國真正獨立和統一，為了維護人民的基本權益，我們黨突破各種各樣的困難，終於在一九六二年正式成立了，秉承先烈們未完成的使命，繼續高舉民族民主解放的偉大旗幟，向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本地反動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一路來，英美帝東姑李光耀集團就千方百計地以公開鎮壓、逮捕、恐嚇等獨裁手段向我黨進攻，另一方面，它又利用高蔣等叛徒，企圖從內部來瓦解我黨，麻痺黨組織，企圖以此阻止我黨展開維護人民權益的鬥爭。然而，所有一切反動派的陰謀，都被黨內同志們和黨外群眾的集體力量所粉碎。今天，我黨仍然始終如一地站穩立場，為人民服務。然而，却有某些黨內成員，不但沒有在黨面對敵人圍攻下，堅決給予回擊，維護黨的原則立場，反而在各方面進行對黨不利，對敵人有利的活動，他們對黨支部和中央的勸導，不但不接受和糾正，相反的，却進一步對黨的工作加以阻礙和破壞，在這種情況下，維護黨綱和執行黨紀律是每個同志的責任，因此，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已決定停止下列人士的黨籍，並不准他們進入任何黨所和參與黨務活動。將此知照各支辦領導同志。

(一) 林鳳儀 (前淡申支部後港辦事處秘書)

(二) 吳文寶 (前芽籠東支部主席)

(三) 吳清煥 (前芽籠東支部秘書)

(四) 林世雲 (前芽籠東支部副秘書)

(五) 張秀晶 (前梧槽支部工委)

(六) 張覺民 (前梧槽支部工委會主席)

(七) 王和德 (前梧槽支部工委會秘書)

(八) 謝萬興 (前梧槽支部工委)

中央組織委員會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卅一日

(接第十九版)

整肅掉，更明確的確立起左翼的無產階級思想和鬥爭方向，這對於掀起反帝反殖反“大馬”鬥爭的高潮，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同時這項整風運動也必然會提高左翼運動的思想和理論水平。這對我們左翼運動者來說是一項生命的運動；它將使馬來亞左翼運動更蓬勃和更有生氣的發展起來。最後讓我們全馬左翼組織和左翼運動者共同努力，從各個不同的角落里，全面展開思想整風，並把我國人民反帝反殖反“大馬”的鬥爭推向更高峯！

1966年4月26日

(接第十八版)

還有一小股的逆流，企圖陰謀在黨內興風作浪，製造混亂，以達到可恥的目的，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隨時準備迎擊來自任何方面的反黨、反人民、反左翼運動和反社會主義事業的牛鬼蛇神。我們深信，依靠正確思想武裝起來的廣大幹部和群眾的集體力量，不但在過去粉碎了高蔣叛黨的陰謀，同樣的，也必定可以粉碎已經出現和可能再出現的一切陰謀詭計。

(接第十三版)

國主義及本地反動派所需要的，只要“兩地”人民的鬥爭乃被人為的分開，美英帝國主義者乃蓄分割這“兩地”的人民，馬來亞人民是無法得到真正獨立的。

我們今後的任務並不是如1966年在羽球館五一大會的出賣性決議所指出的。我們的任務是消滅美英帝國主義，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不是“馬來西亞”，也不是“獨立”的星加坡。這是我們當前的迫切任務。我們不應被假“左派”的“戰略目標”所誤導，我們應暴露他們，反對他們，這樣，我們才能成功的打敗帝國主義。

更 正

★ 黨訊第十三期 ★

(一) 第三版第二欄第四段整段應為：

例如過去的行動黨領導集團，也藉口「避免堅持反殖鬥爭受反動派鎮壓」，藉口所謂「通過合併爭取獨立」的「靈活策略」，來掩蓋它根本不反殖及維護帝國主義利益的本質。

(二) 第四版第一欄第二段整段應為：

而在那些存在着局部和有限的西方議會殖民地和半殖民的條件下，所謂過渡階段就包括：議會內和議會外的憲制鬥爭，及在反動派結束西方議會民主而人民被迫採用的游擊戰爭的這兩種鬥爭。

(三) 第四版第二欄第一段第三行應為：

……利益問題，沒有指出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這就……

(四) 第五版第一欄第七段最後一行最後一句，應為：

逐漸引導鬥爭走向新高潮。

(五) 第五版第一欄第八段最後一行應為：

……做法，除了指現在是低潮。而非高潮外，同時也是……

(六) 第五版第一欄第九段第八行應為：

……力量的強大和鬥爭的高潮。

(七) 第六版第一欄第六段第五行應為：

……戰略目標〔即趕走英美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實現真正民主、獨立、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

(八) 第六版第二欄第五段第五行應為：

……而把高潮和反動派……

(九) 第九版第一欄第五段第廿四行應為：

……來的。它的本質已決定了它不會回到人民這邊來。

本期更正

第四版第一欄第一段第一行應為：

……恐言 要是勞工黨不採取行動……